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譚隨錄 第四卷

秀姑 太原布客田麟，美姿容，喜吟嘯，少失怙恃，兄弟皆故，一身僅存。年二十，兢兢落魄，親戚多不齒數，頗無聊賴。乃盡鬻田宅，獲百金，入都營運。半年，子母幾相等，因思歸娶。攜裝策蹇，將出廣寧門，適過菜市口，值秋決，刑人於市，阻不得進。田故少年好事，挨擠稠人中，延頸歧足，以看殺人。良久，覺腰間頓輕，用手捫結，則腰纏盡失，蓋也為剽囊者攜去矣。瞠目結舌，手足無所措，幸餘一驢，牽之入市，並鞍轡售得五金。歸娶之念頓息，獨坐逆旅中，輾轉無策，唯憶其姑母嫁衛輝，盍往就之？

於是負囊就道，將至順德，日已曛暮，四顧曠野，渺無人煙。方追程前進，瞥見林間，燈火閃爍，自北而南。心稍定，急趨赴之。則一垂髻婢，提白葵花燈，導一女郎，綠衣紅裙，蓋十八九，絕代姝也。田踵之以行，相去有咫尺。女回顧見之，促婢速行，田不少卻。女且行且顧，若甚慌怯者。因循裡許，女揮汗且喘，止步謂婢曰：「且稍停，讓渠捷足者先行，無事追隨，成何光景。」其聲嚶嚶，如微風振簫。田聆之，神出於舍，趨向路側，以揖之曰：「小人失路，茫茫無所之，欲從小娘子覓一宿，未卜可肯假一席之地否？」女以袖障面，側身低笑，向婢小語曰：「孟浪人有如此者！」婢亦吃吃不已。良久，女始忍笑應曰：「家有母氏為政，兒凡百不與聞，姑至舍，試為汝告白，去留聽再決也。」田諾諾，復從之。

行又裡許，始至，門戶整潔，居然富家。婢扣門，一媼出啟扉，絮絮怨女何歸之晚，女曰：「為阿嬈所糾纏，不容擺脫。若非婢子嬌娘命，幾不得歸。路上又遇一失路人，再三求住，眊眊不休。不曉今日出門，向著其底兇煞，令人躊躇竟日！」媼曰：「何物失路人，擅與人家閨秀借宿？若使遇著老身，當擠渠渠兩鞏丸，問渠尚敢佻達向人否？」女沒袖而笑，回眸睇田曰：「聞之否？設想已左，不知及早之他，勿得詬誶。」田逡巡欲去，媼止之，舉燭審照曰：「頸以山而瘦，齒以晉而黃，水土使之然也。視小郎面白髮濃，腳大腿長，大類山西人。郎豈山西人耶？」田曰：「然。」媼曰：「然則鄉里也。何難下榻居一草榻，暫屈一宵，乃可峻拒乎？」

亟引入，設酒相款，問何姓，曰：「田。」媼曰：「老身母家亦姓田。亦太原籍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十八都田布商同譜乎？」田欠身曰：「小人之祖也。」媼愕然，曰：「老身之父也。汝父何名？」曰：「終畝。」媼大駭，起握田手，熟視其面，曰：「汝真田十二之子耶？老身去家時，十二弟才十三歲，猶未議婚。音問梗塞，近四十年矣，不謂阿威如此成立。老身為汝父胞妹，汝之姑也。汝雖後生，豈不聞汝有三姑母，嫁為衛輝楊家婦者乎？」田驟聞之，悲喜交並，趨拜膝下曰：「姪實將往衛輝，投托姑母，不意邂逅於此！」媼曳之起，且泣曰：「老身移此十二年矣，非天假之緣，焉能相遇之巧。汝父母無恙乎？」田亦泣之曰：「姪七八歲時，皆已下世矣。二兄一弟，亦相繼病歿。生業凋謝，孤子至今。」媼太息感傷者久之，又問曰：「兒年歲何矣？」曰：「二十。」媼謂女曰：「汝表兄也。」女拜，田答拜。媼曰：「姑無兒，只生汝妹一人，取字秀姑，嬌養慣，一事不關心，年十八，尚爾憨跳。汝姑父歿後，家中更無男子。幸兒來，足以把持門戶，留心為汝妹覓一人家，則老身之事畢矣。」田曰：「表妹秀慧如此，無慮不歸世族。」言訖，以目睨女，女羞暈兩頰，默然俯鬟拈帶而已。媼曰：「兒娶乎？」曰：「未聘。」曰：「有姑在，兒不憂無好媳婦。兒向日作麼生？」田曰：「向在京作小經紀，頗獲利息，不意失盜，一身之外無長物。竊意姑為骨肉至親，必不以姪為外人，是以千里相就。」媼歎曰：「咱家世代貿易，從無坐食者。至兒不幸，罹此閔凶，至先人之業中斷，殊慚繼紹。遲日會當摒擋蓄資，兒仍作布客，爭似游惰過日。兒細思維，諒不以老身之言為河漢。」田敬諾。

至三更，辭不能酌。姑始呼婢斂具，即於廳之東廳下榻。伺候者即前提燈婢，年十六七。極慧黠，問其名，曰：「秋羅。」乃以秋姐呼之。因詰之曰：「向於路上挑燈者，非子也耶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曰：「何所之？夜深猶犯草露。」秋羅曰：「親戚往來，郎君何心知之。」既而設衾綯，下簾剪燭，趨事頗懇懇。良久猶倚幾不去，田曰：「秋姐勞碌，此間無事，可以入內矣。」秋曰：「七房尚有春羅姐，兒奉主母命，專侍東廂。」田曰：「雖然，夜深矣，吾亦欲寢，秋姐亦合少歇。」秋始含笑舉步，將啟簾，復停步回眸曰：「苟有所需，幸相聞也。」言訖，再瞬而去，意頗欣屬，田心為之蕩。

翌日，媼以管鑰付田曰：「老身有未了事，久欲之彰德。恐去後，一門細弱，受侮強暴，故遲遲至今。今可以往矣。兒諸事可任，勿庸多囑。但耐心半月餘，老身卻回也。」田曰：「姑年高，彰德路遠，恐獨往不易。」媼曰：「兒莫為老身慮，速多備糗臘，明日早發也。」田以目視女，女雖無言，而顏色甚適。因思姑去，可以浸潤矣，遂亦不復諫阻。詰日，媼展轄就道，惟一僕媼從。女送母去，呼春羅、秋羅亟闔扉，謂田曰：「娘遠去，家中更無人，閨以內，兒主之；閨以外，兄司之。勿致不謹事，負老人囑托。」田曰：「第恐韓壽在室，自防不密耳。」女佯若不聞，斂笑入內。

田知其可動，及歸房，神魂喪失。冥想間，適秋羅送茶至，田啟小簾，出縹紗紅帕送之，秋羅辭不納，田捉其臂，強納袖中，秋笑曰：「郎君莫作惡劇，強以賄賂啖人，豚蹄祝滿篝，蚯蚓連連鼈，何其所持者狹，而所欲者奢！」田笑曰：「物雖微，意則良厚，子非不知濡猛者，奈何故作顛預，令人踣踣？」言次，遽擁之。秋嚶嚶作欲泣聲曰：「從未見恁底一冉弱郎，面腆不翅女子，何作事必爾，蠢蠢然，雜露若此！」田曰：「霸者以力服人，子可請盟矣。」捺之床而謔之，秋故含苞，大為鬻衲。興未闌，倏見一人啟簾入，驚視之，春羅也。卻立闔外，點頭斜視，笑向秋羅，以指划頰，口唧唧作羞之狀。田錯愕愧悔，無地自容。頃之，春羅始入室，笑曰：「秋妹，娘子喚汝矣。」秋徐徐整理鬢，與春俱去。田癡坐，不敢出聲，但側耳以察動靜。

一餉時，聞裙履聲，不覺點頭鹿撞。至則秋羅也，而故作嗔態，曰：「幾害死人！兒死，汝豈安心獨生耶？際此時嚇得面白如紙，兩眼似敗，霸者之民，歡虞如也，恐未必如是。」田曰：「勿復相嘲，請問春羅泄之否？」秋袖出一紙裹擲幾上，曰：「不洩漏，此物奚其至哉！速閱視，娘子俟回話矣。」田不測何物，心殊搖搖，顫手折之，則錦箋一幅，上書小楷數行，字體秀媚，如美女簪花，誦之，得詩一絕，曰：「春雲一朵趁風來，有意無心翳碧苔。既有閒情能作雨，何如舒捲上陽台。」田玩索再四，驚喜若狂，謂秋曰：「的是娘子示我者否？」秋曰：「言語愈出愈奇矣，非娘子曠能為此？」田曰：「然則子稍待，便攜和章去。」乃吮毫濡濡，磨墨隆隆，搜索枯腸，勉成即就，以次其韻，曰：「春雲一朵趁風來，故意氤氳翳碧苔。白日有情先作雨，夜間打點上陽台。」詩付秋羅，並以實告，洩其從中調劑，當有厚報，秋曰：「自己一身赤貧，脫布衫黑如皂羅袍，尚不能一易，乃妄口許人。事至急處，不過仗跨間物，作醜態向人耳！」田方欲戲之，已笑而脫去矣。去則不復更來，茶飯皆停。田疑念復萌，起坐不定，漸至漏下，秋羅始出，仍送一詩箋，秉燭展閱，獲次韻也，曰：「坐待秋風出岫來，東牆月已上莓苔。娘家兄妹休迴避，例有媼嶠玉鏡台。」秋羅且告曰：「娘子致聲郎君，可即入矣。」田喜愜過望，澡頸漱齒，整肅以隨。

甫入院門，即見女倚欄而待，把握極歡。布筵對酌，各述傾慕。從此依倚閨中，不離跬步。女性好動，喜吟詩，多幽怨，田勸其節制，恐致不詳，女雖是之，而吟詠不輟。一夕方對談，忽春羅揚聲戶外也：「主母歸來矣。」二人驚怔，未下床，媼已入室，見之，大怒曰：「男女受授不親，促膝可乎？」田惶恐投地，願甘責罰。媼瞋目視女，女淚綰兩頰，愧而不懼。媼晒曰：「留親下榻，竟成揖盜入門！為是自家姪子，且似謹願，非嫖薄者，故坦然付托，出外不疑。不意親骨肉，才半月之久，何意草創便爾，禽處獸愛？今之所謂少年老成者，尚可信哉？第事已舛謬，姪之肉亦不足食。今與姪約，領老身資本二千金，往山東販貨，須志如翁伯，勿為康樂。苟能獲利三倍，即當以秀姑妻汝，否則無相見也！」田崩角稽首，額為之墳。

遲數日，姑出金門一隻，玉瓶一枚，付田曰：「持此去，售之，善價可得二千金，明日當去。途中如遇相識，但云先世所遺，無吐實也。」田唯唯受教，歸室束裝，而拳拳懷思，如繫之苦。夜漏二下，秋羅導女潛出，相持嗚咽，各有涕。秋在旁亦啜泣，助二人悲哀。女脫臂上紫金條脫為贈，更送別以詩曰：「愁對空庭月影斜，涇涇別淚恨無涯。他時相訪應如夢，認取棠梨一樹花。」

田卷而懷之，報以白玉指環，並和其韻，以留別，曰：「話別匆匆月已斜，無端分手向天涯。癡情不比浮梁客，珍重東風撼落花。」女兒詩，淚零如雨，未及再言，春羅倉卒來告曰：「主母已起盥櫛，將送田郎上路。」女悲不自勝，拜而送之曰：「行矣，勉之，強飯自愛！苟富貴，勿相忘！」言次大慟，二婢扶掖而去。

雞再鳴，媼出祖於庭，戒田曰：「姑鍾漏俱歇，惟此一女，汝既污之，理無他適，勉為之。俗云：『三卯兩成，』汝兄弟四人，惟汝在矣，詎可復輟乎？姑舉眼無親，今傾囊付汝，一以免盜賊窺視，一以俾汝克紹先業。他日歸來，倘失於記憶，但於近村諮詢衛輝楊氏宅，應無不知之者。」田謹志之，強進數觥，再拜泣別。媼掩面而哭嗚嗚，女隱身屏後，相對汎瀾。田不敢請見，負囊出門，心忽忽不知所從，步步回顧。約半里許，殘月如霧，高樹如山，煙草迷離，門庭已不可復見矣。

宿昔至齊魯間，易金市瓶，置貨行賈，自夏至秋，獲利三倍，竊喜有以報命，好合可期。乃盡以其資，易黃金，輕裝簡載，乘健騾，星夜馳歸。比至故處，但見春林草茂，風景依稀，第宅門庭，杳不可得。憶姑臨別所囑，急往村中問之，咸曰：「此間但有衛輝楊氏墳，葬已二十餘年矣。不聞有衛輝楊氏宅也。」田大驚，重至其處，果有二塚，塚前各樹短碣，半沒土中，拭拂讀之，一題「河南衛輝府楊門田氏之墓」，一題「衛輝府楊氏女秀姑之墓。」塚宅有棠梨樹，花已半卸，樹後數武，又有小塚四五，知為秋羅等瘞處也。田癡立良久，拊膺大慟，始悟所遇，即其姑及表妹之鬼也。不肯負姑之恩、妹之情，遂僦居村中，鳩工百人營建墓道，植松柏，築垣墉；復想像舊宅，如式建宅一區，買僮蓄婢即居焉，為墓道之主，終身誓不娶婦，但納妾生子，以繼田氏。每逢節序，必厚奠慟哭而祭之。恩茂先有田數頃，隸順德，時往徵租，與田氏子相交，誠恂恂儒雅之美少年，而為隱君子者也。茂先下榻其家，因得弔女之墓焉。其唱和之作，皆錄歸以示所親，予因得寓目。茂先有詩贈田，極溫厚，得風人之旨。具稿中，茲不載。

蘭岩曰：

嘗讀《西廂記》而歎夫人之俗也，以家無白衣婿，促張生就道，且誓以必獲榮貴，何其不近情理也！乃楊氏婦疏放其女，以致偷情；卒復不能暫留，責令貨殖三倍，始許好合，其為利之心，與為名等。何天下婦人，同出一轍哉！是可笑而可慨也。

季齋魚曰：

晉人以錢為命，田之姑已縱其女，而猶欲田作賈三倍，而後以女妻之。其貪利之心，更甚於愛女。無怪碌碌者，白首行賈，不以妻女為念也。

玉公子

津門鬱公子，顯宦之裔，家累數十萬金，食餼於庠，矯矯有聲。年甫二十，丰姿韶秀姣媚，人以玉公子稱之。妻章氏，亦世家女，美而賢，甚敦好述。第宇延袤半里許，一巷之中，無他族偏處。宅之東，新獲李總兵園，雖甚荒廢，而極宏敞。公子每思修葺，以事未果。

一日，閩人通一刺雲：「蔚州韋秀才過訪。」公子好客成癖，則倒屣迎之。客人，則十八九美少年也，眉目娟秀，飄然若仙，公子一見傾慕。韋登堂展拜曰：「久冀瞻韓，無緣御李，茲獲披睹，實慰夙心。知公子得李氏廢園，虛置弗居，意將歲奉百千，暫居家中，未識肯見諾否？」公子答拜曰：「君若惠然肯來，是玉樹俯倚蒹葭也。石上因緣，何敢方命。」韋喜動顏色，再拜申謝，話談良久，然後辭去，訂以即日與族俱來。公子唯唯，送之門外，一揖而去。

公子入告章，章曰：「歲百千稅一廢園與人，計亦非左，第恐其言之未必踐耳。」公子曰：「豈有溫文爾雅如韋生，肯食言者乎？吾同學之友多矣，未有能及之者。倘移居來此，不特得一芳鄰，且得一膩友也。」晡時，韋復率二童來，先奉百千，公子立卻，韋強委之而去。公子追問：「寶眷何時移來？」韋曰：「行當入新居耳。」公子授錢於章，佇立門外俟之。先見多人，扛抬箱籠幾榻等物，陸續不絕，最後香車十餘輛，輾輾而至。時日已曛暮，望之不甚了了，但聞諸女眷笑語聲，輕脫如群燕，相將入園去。其氣象之豪華，有非百萬之富不能彷彿者。懷惑而入，與章共測之，章曰：「翌日汝不往拜乎？相見詳詢之，無不得者，底事妄猜疑？」公子以為然。

早起肅衣冠，踵門請謁。刺甫投，韋即趨出，把握甚歡。公子環顧廳內，鋪陳華麗，即棟宇榱桷，亦若新構，殊形疑訝。韋笑曰：「君謂舊宅不應遽生新色耶？知君必即辱臨，恐茅茨不剪，有褻貴人，故於夜間督率僮僕，稍加粉飾耳。」公子疑遂釋，而愈信其富，更請拜其尊人。韋曰：「二親與諸昆弟，寄居關中，並一姑適商南殷氏，已二年矣。此間相依者，僅有新婦與弱妹三人也。」

公子志之，歸與章議：「韋生有妻妹，當為具米麵魚肉薪水，聊盡東道誼。」章諾之，親往饋遺。章妻秦氏，年十八，嬌豔無可比倫，與三妹美相埒。章故妹麗，郡中無出其右者，茲與諸美相對，殊慚形穢。秦少章二歲，與三妹皆以嫂子呼章，慙慙留飲，極相契厚。遲數日，章亦厚設，招秦與三妹飲，盡歡而罷，由是兩家往來如至戚焉。

章一子，方在襁褓。秦亦有娠，嘗謂章曰：「生男則已，苟生女，當為嫂家婦。」章曰：「恐締戲言耳。如果然，實副奢願。」三妹復從旁慫恿之。閱數日，秦果生女，章聞之，舉室歡騰，粥米饋贈，旁午於兩宅之間。及彌月，章折簡召公子曰：「翌日作湯餅會，請親畢集，所需尊客，唯君一人耳。」公子許諾，預獻珍品。至期盛服以往。親嚙久，不介而入，見婢媵拌操器者，來去紛紜。堂上寂無人語，惟聞吸面嚼汁，咀嚼之聲，雜沓甚伙。公子啟簾，坐中一少年瞥見之，投箸而起，呼章曰：「舅亟來，有客至矣。」諸女眷倉惶走避，咸退入屏門後。章出見公子，拊掌曰：「方怪是何疏遠惡客，孟浪入人內寢，乃東道主人耶？」復促諸女眷出，曰：「此西宅鬱公子，通家誼也，奚避焉。」諸女眷悉含羞俯首，襖衽而拜。公子答拜。竊睨之，皆不世姝也，而秦氏尤光艷動人，神為之奪，勉強成禮。諸男客亦各通姓名，要皆少年而富豪者。內有章之小姨夫白生者，與公子一見如故，恨相見之晚。相與人席飲啖，至晚而散。歸而念秦不置，微露其情於章，章笑曰：「焉有長厚君子，而垂涎於親家母者乎？」公子曰：「名分雖定，亦無大礙，況名分未定乎？卿其為我籌策，不敢忘報。」章笑而許之。

遲數日，章設具招秦及三妹飲，而密置媚藥於酒中，獨以醉秦，秦眩眩不能支，倩婢扶入章室，著床輒熟寐。章笑曰：「秦妹今日頗不濟，能飲幾杯酒，便爾至此，必是詐耳。」三妹曰：「量素淺，醉應不妄，稍息當自起。」章乃命婢反閉衾子，戒勿復入驚擾。乃入座，勸三妹酒。室內故有圭竇，隱床後，內通曲室，章預伏公子其中。公子窺伺極審，見衾子已閉，乃款款啟簾，鶴行驚伏而出。秦已黑甜，搖之不覺，而冶容妖態，中酒益媚，先接其吻，柔香入腦，欲情火熾，因徐徐退其褻衣，見雪股粉臀，膩如暖玉，錦衾繡幕，掩映生輝，心旌搖搖，撫摩備至。方欲狎之，忽幡然而悔，因念：「吾與韋生至交也，今見色心蕩，欲淫朋友之妻，何殊禽獸！苟不忍此須臾，則一生陰德喪盡矣。」念及此，情慾冰釋，急為掩覆下體，躡足而返。既而三妹入室，促秦起，曰：「漏下矣，可歸休！」秦徐起掠髮理裳，面有赧色，但呼茶啜數口，則起身欲歸。章留曰：「娣尚未進餐，何可枵腹去，豈其夜晚到家，更復起炊，不惹伊韋叔笑我太吝耶？」秦氏哂曰：「爾非好人，不足與較皂白，明日自有人來，討回話耳。」言訖遂去，章面赧頸赤，不敢酬酢。送客回，覓見公子，潛何以敗露之由，公子驚曰：「彼始終熟寐，何云敗露？」因以實告。章不信，公子指燈自矢，章乃笑曰：「小狐媚亦太乖，妖言隱謎，幾悔殺殺人！明日恐有他說，君須預為檢審。」公子不言，而心殊志忑。

次日，章果至，必欲詰見，公子不得已，越趨而出。章一見笑曰：「兄連日不晤，在家作底事？聞兄居恆喜讀《毛詩》，必有所得，盍誦一二，請以開茅塞。」公子窺其色不愠，中心少安，乃笑曰：「是語奚其至哉，予焉足以講《毛詩》！」章曰：「兄不讀詩，何以能好色而不淫也！」公子聞此說，打人心坎，羞愧不復能對。章大笑曰：「無傷也，今而後，愈信兄之為人矣！昨夕所為，幾希禽獸，而一念之轉，大禍去身，兄真吉人哉！昨有妙手空空，伏兄臥室，窺伺久矣，苟非兄猛勇遷善，則雖繞以于闐，化為螭螟，無所逃遁也。床下有物，可入驗之。」公子驚怔，不甚解其所謂。章去，急索床下，果見一物，光白如雪，大駭，取視之，則利匕首一具也。不覺毛髮森豎，汗出如瀦，章亦股栗。乃相與踵門負荊，匍匐請罪。秦扶章入室，毫不介意，嫣然向章曰：

「嫂何必爾，兒與公子，本有一宿之緣，昨晚已勾卻一半矣。嫂為公子運籌，不無罪過，今既能改，是無過矣，兒何芥蒂之有？但此事仍須秘密，倘洩漏於人，兒將羞死矣！不久尚有祈請，容緩言之。」章感其情，轉增羞赧，從此仍相往來，和好無間。

居無何，白生忽衣冠而至，執禮恭謹。公子愕然曰：「忘形已久，胡復拘拘？」白曰：「平日無冠婚喪祭之事，不過詩酒招攜，今有大慶，安敢失度？」公子問有何慶，白曰：「韋家姨夫，有弱妹三人，久貞不字。以兄錦心繡口，玉質金心，欲盡歸於兄，以充妾媵。諒兄不見卻也。」公子乍聞而驚，繼而喜，驚喜稍定，乃疑而笑曰：「兄勿妄言，世間寧有此事耶？」白曰：「此事不奇，何故天下無之？且諸事或可妄言，此何事，可妄耶？」公子曰：「韋君至交，其妹猶吾妹也，何敢出此！」白曰：「惟其至交，胡萌此意，否則萬金為聘，不能求其一諾也，況乎三哉？」公子入商於章，章驚喜尤甚，極力贊成，公子出拜白曰：「苟能如願，當以身酬。」白笑諾而去。

越數日，韋先送妝奩至，大小百餘抬，靡不窮極華美，約值萬金。公子向韋道謝，韋致敬曰：「以兄勇於改過，洵中流砥柱也。三妹得所托付，無任慶幸。」公子碩謙特甚，及定情和好，如鼓瑟琴。三妾妖豔，各善所長，與章亦極莫逆。公子自訝何修得此，喜出望外。

一日，秦謂章曰：「女可離乳，自是鬱家婦，當留汝家，與三妹共掬育之，行將遠別。」章驟聞之，不勝駭愕。問將何往，秦曰：「歸關中依舅姑耳。」章以告公子，公子廢然，即往見章，章適過訪，相遭於門，章曰：「歸心迫切，急於戒途。離別自今，趨承無日，不勝惆悵。」公子淒然曰：「相得正歡，遽忍言別。兄雖脫口，弟不忍聞。」章曰：「三妹一女，幸托喬松。東遊之願不虛，西歸之念遂摯。言瞻岢帖，眷念椿萱，歸思頓興，刻不容緩，十年後當復相聚，無戚戚也。」公子潸然，不克自樂。章慰之而去。公子與章謀，欲盛宴而餞，三妾止之曰：「無庸，恐弗及。」公子不聽，部署已定，親往邀之，至則門館空虛，一無所有，不知何時舉族皆行矣。涕泗而返，章亦啜泣。三妾毫不介意。

又三年，三妾忽倉惶謂公子曰：「知君家有《貝葉梵字金剛經》，尚存否？」公子曰：「此鎮家之寶也，尚什襲供奉於佛堂，焉得不存？」三妾喜躍曰：「然則兒輩得生矣。」公子驚詢何故，三妾乃赧然實告曰：「兒輩非人，實狐也，以大劫在邇，故父母令兄嫂攜來東遊以避之。知君家供奉此經，遂托字下。繼見君改過如決蕪，祥和滿室，災害不侵，故以兒輩見托。今大劫已屆，午後雷雨大作時，祈君念一夕之情，匿兒輩與姪女於佛座下，君開經虔心跪誦佛經，則此劫可逃。然後共究性命之原，講修持之道，仙籍可登也。」公子始大驚異，謹志之。午後，果見西北方奔雲如墨，隱隱雷鳴，三妾惶惶伏佛座下，立化為狐。公子惻然，急納小女於案下，以佛幡覆蔽之。與章虔心開經，向佛跪誦不輟。頃之，雷電大作，天地震搖，公子與章，俯伏戰兢，而誦經愈急。良久，忽聞人語曰：「何如？」又一人應曰：「止止，已奉佛旨免之矣。」俄而寂然，雷聲漸遠，三妾已抱姪女鵠立於前，喜溢眉宇，叩謝公子與章，各相慶幸。公子自此，世念頓灰，日與三妾講求至道，章亦究心玄學，十年不懈，後竟徙家關中，不知所終。想與章會矣。章有侍女青蘋者，嫁為饒商范氏姪婦。玉公子事，頗每向其親戚，鑿言之。

閒齋曰：

淫心一熾，已伏禍機；正念一生，遂登仙籙。甚矣，人之貴能改過也！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，一念之善，可不擴充哉？

螢火

恩茂先秋夜見過，把酒持螯，相與談鬼。茂先因言其伯祖達公，為永州太守時，一僮名淘氣者，年十七，頗穎慧，貌亦韶秀。公命掌書記。夏夜苦熱，僮獨宿書齋，移榻當軒，白身高臥。見簷前流螢一點，光大如雞卵，異之。轉瞬間，增五六點，繞軒而飛。默念此地螢火，乃如此之大，足見土地異，氣候別，而物亦殊也。尋亦睡去，朦朧之際，覺私處有物蠕動，驚起視之，一螢集焉。亟捉之，已飛去矣。笑曰：「麼麼小蟲，亦思此道耶？」因引被覆下體，仍覓黑甜。甫交睫，似有人嗤嗤然，啟其被角。鼾寢中，懶於究竟。少間，漸伸一手入被中，竟捫其勢，遂然，如夢魘，不能轉側。繼又似女人就而交接者，良久方去。乃驀然而寤，精已遺矣。次日頗倦憊，然冥想其趣，正欲其再至，故不以告人。

日暮，澡體修容，躺臥故處。移時，螢火漸繁，假寐以俟之。漏三下，果有一女子來，啟被角，微窺之，綽約如仙子。僮喜極，急起抱持之，女愧縮殊甚，擺脫欲逃，僮低語曰：「既自來就人，何須爾爾？」女因默然不動，俯首羞顏，任僮所為。僮遂狎之，綢繆備至。自此無夜不來，五更便去。兩月如一日也。僮叩其姓字，女曰：「妾以誠告君，君其勿怖。妾姚氏，父為明季太守，曾居此署，頗事科斂。妾時少，年十八，以婚姻非時，憔悴而死。生時酷愛梨花，故屬纊時，囑托老母，即瘞此園中梨樹下，因見君年雖貌美，不避草露之嫌，輒爾褻裳相就，幸勿以葑菲見棄也。」

僮款呢方深，忽聞其為鬼，驚悸欲狂，舉枕擊之，應手而滅，遂裸跣而走，直叩宅門。宅中已寢，聞叩聲非時，疑為火、盜，亟振管辟扉。僮猝然擠入，舉宅無不驚避。公自出，叱而止之，僮投地戰兢，良久始定，備述所見，崩角求寬。公命服以丹砂，便為著褲。翌日，果於梨樹下發得一朱棺，剖視女屍，容華不變，急命人舁之郊外焚而葬之。僮臥病月餘，尋卒。其父母至今存焉。

蘭岩曰：

一時科斂，異代猶敗露於鬼物，深堪警惕。乃僮始豔美，而不加察之；無端又痛絕之；繼聞其言，而不少憐惜，又枕擊之；其病月餘而就木也，宜哉！

柴四

固原柴四，販羊磁州，生計潦倒。值秋風起，歸思迫切，策蹇就道。偶失路，誤入叢薄中，迺如遭如，饑且疲，乃舍騎而徒。是時驢乾枯草，人啖乾晶，且林樹在望，可謀小歇。正行間，驀然蹶起一兔，竄出草間，驢驚閃；適道旁一智井，驢失足而墜，韁在柴手，猝不及脫，亦墜焉。

井中黑暗如夜，泥深沒踝，暗中摸索，無計可出，自拼必死。悲悼逾時。已而有隙光透入，望如一線；即之，得一石門，力撼之，豁然開朗。門外細草茸茸，萬花如繡，遠山橫黛，近水拖藍，天朗氣清，一目千里。柴驚喜出意外，即牽驢而入。度花叢才半里許，便得一徑。夾徑奇葩異卉，悉平生所未睹。桃花千葉，皆大如碗。時際殘秋，而其地風景，則似暮春。懷惑殊甚，乃騎驢得行去。卒至一村，清流環繞，綠樹蔭濃，板屋竹牆，儼如畫裡。就中黃童白叟，各有怡顏之色。驀見柴，無不驚怪，而尤怪其驢，雖聚觀紛議，而莫敢近者。柴不測何意，但下氣柔聲，告以饑苦。一老人指示之曰：「向西石橋畔，有荀孺子宅，富而好禮，盍往見之？」

柴如其教，至則一高門，面橋，極煥赫。剝啄之，一蒼頭出應門，訊而入。又久之，荀孺子出，白皙美髭鬚，年約四十許，岸幘方袍，制度甚古。荀見驢，訝曰：「此何獸也？」柴以驢對。荀細玩，審諦，笑其形怪，曰：「『驢』字多見於詩書，今始識之矣。」延客入堂，係驢庭樹，未暇敘談，亟呼家人共來看驢。中雜一女郎，甚冶，頰目柴，似甚欣屬者，柴神為之奪。已而驢鳴，眾為驚散。荀大笑曰：「度甚形狀，馬之流亞耳，必非噬人者，又何懼乎？適審其音聲，則在宮羽之間矣。洵尤物也。」遂留柴館穀，意頗懇懇，以二僮服役。

居數日，柴乘間以女郎為問，童子不答，笑而去。頃之，荀出，謂曰：「聞君詢及小女，必非無心也。」柴慚汗而謝曰：「偶一失口，實無他意。幸宥之耳。」荀曰：「君亦嘗聞章姨光之事否？」柴曰：「少小賈販，胸無墨瀋，焉知故事。」荀曰：「彼姨光者，精神洵湧，渣滓銷鑠，餐六氣而飲沆瀣，漱正陽而含朝霞，非不能乘風雲而上下也。乃一見仲鑿，遂成伉儷。今日之事，夙契也。苟不棄村野，願結絲蘿。」柴聞之，不勝狂喜，雖辭而不力。荀即索聘，柴解囊出紫金條脫二枚，奉之。荀曰：「即此為已足矣。」因問柴平日作麼生，對曰：「販羊。」荀愕然曰：「業幾年矣？」對曰：「父作之，子述之，蓋兩世矣。固雲不富，亦可小康。」荀慘然不懌，曰：「非仁人也，詎可妻吾女？」柴曰：「販而不殺，疑若無罪。」荀曰：「汝雖不殺多羊，多羊因汝而死，烏得無罪！」柴請改業，荀曰：「兩世販羊，死羊若干矣，罪不可逭也，改業亦晚矣。」反其聘，留其驢，贈金一錠，而遣

之。柴大悔恨，而不敢爭辯，怏怏負囊而出，僦荀之左鄰以居。欲謀歸去，問途於人，而無知者，心殊鬱結，幸主人不索房值，且日供兩餐，無所缺乏。柴喜其地之風土秀美，人情敦樸，故亦安之。

一日，聞鄰人共相傳說：「荀孺子嫁女於鮑處士家，今日迎親矣，盍往觀乎？」於是合村之男婦老幼，觀者如堵牆。柴擠人群中，見彩旌前導，華轂後隨，鮮衣花帽，簇擁魚軒左右者甚盛。又盛飾其驢，有簪花美少年乘之，咸曰：「乘異獸者，鮑家郎，荀家婿也。」柴見之，妒心火熾，突前遮道，問何故奪我驢。眾乍見而驚，既而怒，群集以馬箠過之。柴冒首捉銜，不肯稍卻。荀聞變奔至，見柴怒曰：「牧羊兒，乃敢擾我大禮耶？」遽命縛之，柴滾地大呼曰：「今日斷脰陷胸，豈懼一縛乎？」眾不能決，乃送之官，官頗袒荀，坐以刁詐梗化，鞭三百，流五百里，發遣戍塵界關。

吏關命司啟閉。柴在關匝月，無一人出入關門者，殊覺寂寞。值關吏以事他往，囑柴謹守鎖鑰，勿輕窺伺關外。吏即去，柴得間，啟關速逃。甫出關，風景頓殊，且寒甚。奔走至暮，得到一村市，聞諸行者曰：「湖南某縣某村也。」問何時，曰：「某年十一月某日。」柴大驚，蓋去所墜之井已千餘里；計墜井之期，已十餘年矣。星夜歸家，家已易主。訪求親友，遷流殆盡。唯一季弟尚存，貧為酒家傭，鬚髯似戟矣。展先人之墓，廬舍無存，松柏為樵矣。拊膺長慟，盡以販羊餘資與弟，遂棄家為黃冠，雲游不知所終。

閒齋曰：

落簪井，入洞天，柴之分合為仙矣。乃以販羊之故，即時脫仙籍而還塵障，販羊者可以鑒諸。夫子謂「始作俑者無後，為其象人而用之？非仁人心也。況販羊兩世，不仁孰甚？古人慎於擇業，世之謀生業者，門路甚多，奈之何必欲為漁、為獵、為屠割也哉？觀於此，寧為驢，不為柴矣。

蘭岩曰：

擇術不仁，仙緣無分。一跌十餘年，始得再蹈人世，可不慎歟？可不戒歟？

吳哲

宜興吳哲，少年尚氣，膽勇過人，以罪長流五，為鄉紳張氏記室。張三世皆為總戎，世胄巨族。城南即別墅，吳夏月常往避暑，地極幽邃，亭軒台榭，曲折連綿。池塘廣數畝，塘西跨一板橋，對橋一軒，繞以曲廊。軒後高樓五楹，樹木映蔽。樓為張次女所居，女年甫及笄，有容色，許字邑紳周方伯少子。未嫁而夫死，重字鎮馬總戎之孫。馬世系回紇，秉夷教，甚乖女願，鬱鬱成疾，漸發狂語，哭笑不恒，巫醫不能救。張無如之何，唯嚴其防守而已。

一日薄暮，吳獨坐藤花下。東偏有屋數椽，隔以粉垣，久荒廢，忽聞其中有人絮語，諦聽之，隱不可辨，大疑。乃躡足屬耳於垣，既而逾垣，屬目於窗。見二少年對坐地下，貌極都美，方巾闊服，不類時裝。一衣紫，一衣綠。吳知其非人，亦不驚駭，第屏息以察其所事。紫衣者手弄一玉指環，且玩且歎曰：「非物之為美，美人之貽。憶昔游酒泉，入雲中，客晉陽，又居抱罕三年，由臨洮、皋蘭一路，仍歸於此。奇遇之多，指不勝屈。若今日所呢，未數數觀也。方我在臨洮道上，與令叔護霞公邂逅時，對坐河乾，款言移晷，便雲阿咸在，不無所遇。所惜道術淺薄，恐至蹉跎，深縈懷抱。彼時我慰之曰：『季綱閉已久，內照晶瑩。嘗以火酒試之，運用合度，其聲嗒嗒然，能盡五升，習則術精，恃此可無恐。』此三年前事，今與子相聚，殊乖所望。豈其訛以傳訛，本屬子虛烏有之事乎？」綠衣者笑曰：「日與子偕，莫知我棲，子真為其所昏昏矣。子昔日遇柳姑時，其自守甚嚴，無隙可乘，啖之以重金，眩之以美色，胥不可動。故示之以術，始獲相從，然猶百計千萬，一年斯得其元精，以其自操者堅，而所稟者厚也。今張家女見我蠢蠢，即不自禁，雖有奇術，何所用之？夫幹將補履，不及兩錢之錘，誠以淺淺者，不足以供供者當之矣。豈若子前夕之窘，三戰三北，大貽所笑，出胯下以甘辱，一指環庸足貴乎？」紫衣少年大慚，強笑曰：「方欲從學，底事見侮？」綠衣少年曰：「願學亦易事，但宜秘密，勿使牆外措大聞之也。」

吳乃悟二人即崇張女也。大怒，亟返其室，取腰刀，並彈弩。潛從窗隙彈之，中綠衣者之目，岳岳繞地而叫。紫衣者驚惶欲遁，彈又發，中鼻。隨棄弩抽刀入室，已失二狐所在，惟衣服履襪，委地上如蛻，及玉指環一枚。持示主人，洵女物也。主人深慚恨。俟之數日，不復再至，患遂絕。女病亦漸瘥，後歸馬氏。馬氏子以蔭官參戎。女尚在，年四十餘，予居時每見之，吳有《逸狐歌》，周南溪先生嘗和之。

蘭岩曰：

張氏女以乖所願，遂致邪物憑虛而入，顛倒數年，卒歸馬氏，不已徒受窘辱哉？世之乖所願者不少，幸無多狐憑之為祟耳！

周琰岑溪諸生周琰，字崑玉，富而鄉居，能飲酒。琰特暴戾多力，往往因小忿，輒揮老拳，家人既不相安，鄰里亦不敢犯。同社有廖生者，喜其才而惡其橫，目為周處。琰聞之，怒曰：「奈何隱刺朋友？」廖曰：「周處初年，因似周琰，然卒為善士，是琰未必如處也。」琰欲行毆，廖走免，琰逐之，得眾勸乃解。

一日，有道士出門，施以錢米，悉不受。琰自出，問：「道士欲何為？」道士曰：「貧道善搏虎，欲為公效力。」琰嗤曰：「即有虎，我且自搏之，何需汝？況此間近方廓，焉得有虎！」道士指琰曰：「即子是虎。」琰怒曰：「何物道士，敢指人為虎！」攘臂而前，搥其胸，道士以袖拂之，顛仆丈餘，伏地不能便起。中心怛怯，壯氣頓消。道士笑曰：「如此軟弱，乃亦與人較力耶？貧道之來，寧有惡舉？以公將淪於異類，故相援手，夫何冥頑不靈，以至於此！」琰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道士曰：「公前生本虎也，幸而為人，亦一念之善所致。不謂公肆行無忌，迷昧殊深，不過今秋，將復化為虎矣。」琰驚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道士曰：「無他術，靜氣平心，勉為善事，可以挽之。更贈公良藥一刀圭，服之必效，勿蔑視也。」留藥而去。

琰杜門數日，玩忽旋生。同社友聞之，踵接來賀，琰曰：「公等為道士所惑耶？吾思天命為性，率性為道。吾性暴故行亦暴，是吾能率性而修道也。天之所賦，豈能戕賊哉！」於是暴戾如故。倏忽西風捲葉，序屬三秋。琰縱飲酒家，方醉歸，軒臥榻上，夢中覺遍身捲曲，筋骨悉畢畢作聲，驚寤而起，見兩手背隱隱起虎皮紋，大駭，急解衣視之，舉體皆然，失聲大叫。家人環視，無不錯愕。琰忽憶道士所留藥，急取服之，一食頃，皮膚即復其舊，始知道士為異人也。由是改過自新，平心靜氣，勉為善事，銘八字於座右曰：「放情詩酒，絕想功名。」自號為虎變居士雲。貴築劉昱東說。

蘭岩曰：

一念之善，虎可為人；玩忽旋生，人而為虎。此聖狂之間，在於幾希也。雖然，虛亦非尋常獸也。琰慷慨豪爽，故得變為虎，若世之險邪庸碌輩，恐欲變犬而亦不可得為守夜者矣，敢望成虎耶？

傻白

太監白某，面白，人稱傻白。年四十餘矣。間嘗為餘言，其十六時時，值上元節，金吾不禁，燈月交輝，從其叔之西城外祖母家，與諸姊妹兄弟呼盧半夜。四更後，始告歸。至半途，忽憶表妹所贈升官圖一紙，骰子六枚，忘未攜得，欲返取之。叔不耐往還，約在西安門外茶鋪中坐候。白獨返外家，取得二事，更為留連一餉，然後行。

時已五更，街市人跡已稀，路出白塔寺後迴廊下，見一人，隔車軌並行，不禁寒粟滿身。視其人，高不過三尺，塊然一物，淡黑色，別無頭面耳目手足，如一簇濃煙，且月下無影。大怖，奮步急行，而物行尤駛。相隨裡許，驀一人迎面來，正與物對，物且卻且躍，倏左倏右，狀頗倉皇。來人渾如未睹，直前無恐，物窘迫一閃，化為旋風羊角而起，高丈餘，投東去。司柵老軍瞥見之，棄柵驚喊，曰：「何人？」白答以歸家者，老軍曰：「非問汝也，適有一人到柵前，何一旋則不復見？」白心知為鬼，漫應之。

比至西安門，心旌未定，見其叔坐茶鋪中，神色沮喪，方將以所見告之，叔急搖手止之，似有所諱。乃相與茫茫然歸。又於途間頻囑，即有所遇，歸家慎勿宣泄。白口應而心疑焉。越數夕，其叔病死。

蘭岩曰：

白之所遇，其叔之鬼耶？令人不解。

學生

同州有兄弟學生者，年各二十，貌皆姣好，聲音笑言，雖家人往往誤識，唯於衣履取別焉。少孤，同從學其季父於解庫中，並知名於鄉里，然性皆多疑。既授室，各防閒其妻，甚於縲紲。伯得子，見之訝曰：「何酷似其叔也！得毋汝已作陳平嫂耶？」妻大恚，嗤曰：「汝與叔有何分別，何怪懷抱中物？」伯終不釋，然故疏其防，留心以伺其隙。

仲妻為郡中巨族女，容色埒其嫂，而針黹過之，尤工繪事。一日，仲囑曰：「汝既善畫，盍寫吾二人小照？」妻問作何裝束，布何景物，仲曰：「俗式須避之，今當作梧下花間，賞春坐月。汝衣短衫，支頤倚湖山；畫我出浴，著單裙，不衫不履，把卷欄前。」妻曰：「似太鄙嫚，將何以舉示人？」仲固強之。數日寫成，神情逼肖，集古句以題之，曰：「但傳消息不傳情，一半梨花一半鶯。珍重從今常倚壁，卿須憐我我憐卿。」仲玩不去手，既而謗視，忽大疑曰：「汝為誰寫真乎？」妻不測其由，還應曰：「我亦弗知為誰寫矣。」仲曰：「囑汝寫我，幾曾著汝寫兄。」妻聞之，兩頰暈生，強笑曰：「汝兄弟面貌，原不相遠，但我第知寫汝，不知寫伯。」仲見其面赧變色，曰：「不予汝證據，汝肯甘耶？兄左腋下黑痣，惟我知之，汝未見其裸裎，何處見此？」妻無以對，取圖視之，始莞爾曰：「幾為汝所窘，此蠅矢所污，非筆點者，汝自目力不濟耳。」仲不顧，則握拳猝發痛毆，欲出之。妻之父母，聞之大哄，具牒鳴於太守。太守驗其兄，果有痣，獄不能決。會邑宰入白事，守告之，宰曰：「職初任河澗時，亦有學生姊妹，為夫家所出者，母家來訴，詢之，蓋其妹夫佻達，恒給其姊夫曰：『素與大姨交好，苟不信，乳間有朱癩，可證也。』其姐夫歸驗其妻，果有赤斑大如錢，遂信而出之。職詰其姪，力言實齟齬言，緣已妻乳間有癩，故聊以為戲，初不料其亦然也。復驗其妹不妄。訟始息。今母仍亦若是乎？」守因裸仲觀之，左腋下亦有黑痣，與伯無異，始屈服。守不之罪，判而釋之。好事者錄其辭曰：「審得某氏子，雙生並育，一乳同胞。合浦明珠，剖胎得二；崑山白玉，琢壁成雙。即各締其絲，恒不調其琴瑟。矧防夫弟，記生兒敢羨參軍；娣避夫兄，輕寫照逢嗔太尉。反夫妻之目，生疑在兩鬢紅潮；傳伉儷之神，聚訟為彈丸黑子。誼關手足，看來俱玷微瑕；痛切肌膚，歸去仍完太璞。從此縱窺青帳，嫂不妨為阿叔解圍；時或出易新裝，嬸豈至將伯兄錯喚。無更尋癩索綻，還須篤愛敦倫。」

蘭岩曰：

愚庸中笑，類多如是。獨是太守判詞，如此該博秀雅，而決訟不能明斷，苟非邑令引證，幾至淹留案牘，豈讀書人徒工詞章，而不留心政事耶？

某王子

相傳明朝某王子，出側室，性殘忍。居恒無所事事，雅與閹奴媚子，縱肆淫暴。媵侍小有過，輒燒鐵襪衣烙之，或將未燼煙灰置其掌中，灰燼皮焦而後已；不容轉側，苟不隱忍，則非刑復更矣。貓犬稍不愜意，貓則縛四足於四犬，鞭之四走，以分其體；犬則用四驢或四馬，蓋仿古車裂刑也。嘗設巨鑊於殿中，沸油滿之，捕燕雀蝙蝠生煎之，俾焦黑，蘸椒鹽以佐酒，逐一下箸，數十枚不厭也。未襲封，病癆瘵而死。

死已二年矣，其府中長史某，忽一夜夢見之：被發裸身，顏色悲慘。驚詢所自，王子泣訴曰：「予生時不仁至極，死後備嘗地獄之苦，今陰譴已定，當托生為驢，公明日可至某大街某坊某市前，係有牝白草驢一頭，瘦而禿尾者，即予之生母也；驢腹中懷胸，即予也。公幸念夙昔，贖我母子歸，不致斃命屠刀，則恩同再造矣。」言訖，悲聲悔切。長史驚而寤，陰異之，歎息不能復寐，反側達旦。

翌日馳車入市，往觀之，果有懷駒牝驢，係肆前，形色如所夢。甫下車，驢向之長鳴，兩目淚下如瀟，長史亦為之潸然，呼肆主詢曰：「此驢鬻乎？」對曰：「此昨日用錢五千買得者，今將殺以賣肉，不生鬻也。」長史曰：「不然。殺以賣肉不過欲多得錢耳，汝但言殺此驢得利幾何，吾當倍贖之。」肆主人曰：「大人具惻隱心，必欲贖之，小人何敢過索？並本利得錢六千可矣。」長史如數給之，牽驢以歸。

是夜復夢王子及母來謝。長史弗敢隱，乘間白諸王。王乍聆之，不勝錯愕，繼而歎惋良久，復恨恨曰：「暴戾子，固應服此冥報。即其母之陰賊悍妒，亦當如是。雖然，父子之情，未可絕也。城外園寢，地廣草盛，可縱之其中，俾樗散以終其天年可也。」長史唯唯從命。縱之日，即生駒。王一日過之，二驢見王，伏地流淚。王試呼其名，則搖尾而嘶，似呼似答，王亦惘然者久之，憂悒而返。及王薨，二驢不知存否。

閒齋曰：甚矣夫！福善禍淫之理，毫髮不容假貸也。以王子之貴，不俊於惡，降而為驢，天豈有私於人哉！人往往不信因果之說，而此事則又一時所共傳，尚何因果之不足信哉？此事可信，則相傳白起、李林甫、秦檜托來生為豬之說，亦必不誣矣。漢昭烈曰：「無以惡小而為之，無以善小而不為。」後世王公，有守此言，為子孫義方之訓，日耳提而面命之，庶幾乎世德相承，箕裘之克紹也。

蘭岩曰：

生前兇暴殘忍備至，死後為驢，幾不免畢命屠刀，亦云慘極矣。世之暴戾狠毒陰險輩，幸早回頭，免至係頸市前時，望人贖救而不可得也。

再生

永平某村，有翁媪業豆腐者，性皆好善。遇有橋樑道途朽敝泥淖者，則出所蓄資，極力修補，數十年如一日也。

會村有石橋，為大水所壞，行旅不通，翁復鳩工繕理，身亦操作其間。日午倦憊，倚坐橋柱少憩。瞥見二青衣人，驀然來前，類縣中差役，呼翁曰：「可亟往。」翁問何之，曰：「至則自知耳。」翁不敢違拂，乃起身從之行。約十餘里，入一村，見巨宅甚壯，翁識為某村大富家某人宅也。青衣促翁入，曆數重門，直到寢室，室中婦女甚伙，其環繞一少年婦，方臨蓐。翁愕然驚卻，青衣拚力推擠，不覺跌入少婦腹中，驟覺通身如渥沸湯，輾轉掙鬥，旋復寒甚，恍臥霜雪，耳中聞人語曰：「恭喜娘子，生得一兒郎矣！」翁大驚，開眼四顧，悉如所見，自視其拳，僅如胡桃，始悟身死，已降生於此地矣。悲從中來，方呱呱而哭。

忽一半老婦，持剪刀剪其臍，痛入心髓，不禁失聲曰：「老乞婆莫惡作劇！」舉室猝聞兒語，咸大驚擾，翁曰：「汝等勿恐，我某村某翁也。今觀此局，是托生汝家矣；既至汝家，即為汝家兒，夫復何言。但我有老妻貧且病，我死，彼將何依？可招之來此，分得屋兩間，使居之，日給粗糲三餐，冬給一棉衣蔽寒，以終其餘年，斯可矣。無過分，恐其福薄不勝也。我屍在橋柱下，可使人急往，殮以布衣布衾，一柏木棺，即瘞之橋側，無過費，則吾始得安心處此。」其家不信，翁躁怒，大聲促之，家人欲往，翁曰：「汝等去或行詐，須抱我親往料理。」家人不得已，以繡被裹翁而行。至其處，果一一悉如所言。翁與媪絮絮回答，宛然結髮。媪大慟，翁止之曰：「有我在，無憂孤寡。」既而至橋下，翁屍亦官驗將殮矣。翁歎息再四，命易以柏棺，親視安葬，遂與媪俱歸，蒙之別室。其家只翁一子承嗣，擁資百萬。閱年，其父死。母二十而寡，愛翁如掌珠。翁行善好施，由於天性，逾於前生，人以為善人之報雲。

王侃

王侃行三，房山農家子。耘於田，大風倏起，沙石飛走，方欲引避，瞥見一畫衣女子，被發跣足，冒風而至，連呼：「三郎救我命！」王倉卒不暇致詳，則問曰：「何以救子？」女曰：「但匿我於廬棚下，少時有旋風來，即追我者，第雲已西去矣。」言訖，鑽入棚。俄而果有旋風來自東北，大如浮屠，急如奔馬，繞田數匝，木葉盡脫。王如女所教，向風西指以給之，風即雷鳴而西，似解人語。王大錯愕。

風既過，啟廬棚，女子已危坐其中，裂裙縛足，含笑縮髻，香汗尚濡，喘息未定。娥眉曼曼，媚目騰光。薄而觀之，妖豔無

匹。王年當戒色，且喜且驚，款言慰藉，曰：「追者已杳，子可無患，第不自信，亦有施於予否？」女起拜曰：「深恩大德，永誌弗諼。」王曰：「然則何以報我？」女曰：「金帛珠玉，惟郎所欲。」王笑曰：「吾何欲於是，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」女曰：「郎之所大欲，可得聞乎？」王笑而不言。女怒之以目，且笑曰：「郎不良善，兒不得不作負心人矣。」言訖欲去，王張臂遮之，女從腋底鑽出，殊輕迅，牽挽不及，鉅無蹤影，王大失所望，頗懷怨恨。

日且暮，悒悒荷鋤返。將度略約，女子已預坐溪畔石上，笑謂王曰：「得無以中山狼見目耶？」王驟見之，化憂為喜，故作慍色曰：「子已脫禍，不自覓樂地，留此何為？」女遽前把握曰：「聊相戲，何便怨懟！若竟以兒為負心人。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，請偕歸，幸勿以葑菲見棄！」王不勝狂喜，攜之至家。

王年甫二十有一，父母皆下世，唯一妹操作甚劬。見王攜玉人至，驚問所自。王具告之，妹熟視而笑曰：「我見猶憐，何況三哥？」王曰：「多言可畏，請劃一策。」妹曰：「不足慮也，所可慮者，東鄰鍾八耳。平日□□，好瑕疵鄉里，飛短流長，殊堪厭惡。今已遠避，去如黃鶴矣。觀三嫂媚曼婉妙，秀於外，必慧於中，正好相依過日。第恐三哥福薄，不能消受耳。」女郎檢衽謝曰：「三郎有大恩於兒，委身事之，情理宜然，所慮姑不容耳。苟姑能見憫，諸事包荒，則和氣致祥，安如磐石，人言不違恤也。」妹得諛詞愈喜，殺雞為黍，俾二人合盞焉。

嗣此好甚甚敦，與妹亦相得無間。詢其邦族，雲是良鄉白氏，年十九矣；幼失怙恃，孑然一身。昨偶出春遊，不意為妖風所薄；微三郎，定為閻摩羅什天尊喚去矣。王曰：「夙昔隻身寄托何所？」女曰：「無枝可棲，逐日漂泊如萍梗，幸藏身之固，不遭強暴。」王曰：「然則何以為生？」曰：「針耨而已。」妹曰：「心苟無瑕，何恤乎無家？從此三哥耕，嫂炊，兒贖，無憂不作個好人家。三哥明日且辦數匹布，為嫂作衣裙，幾曾見農家婦女著此豔服者？」王以乏資對，女曰：「無作難，積得十匹布，收貯溪畔土地祠內香案下，勞往取之。」王初之不信，再四促之，王試往，果得十匹布，歸以告妹，妹曰：「古廟荒涼，嫂何時置此物？」女漫應之。女性極慧巧，女紅針黹，無不能，且無不精。妹凡百不逮，益愛敬之。

會早蝗，田數十畝，僅獲十之二三。兄妹日夕焦愁，謂凍餒不暇計，所慮無以輸官。女獨怡然，不以為意。王與妹計，往貸於同村牛大戶，女止之曰：「汝二人設想左，計遂左矣。彼守錢虜，別有肺腑。苟無勢力以壓之，雖其至親好友，少有所求，尚睫毛一寸長，稜稜若不相識；況陳遠一貧人，年少面薄，徒取其辱，庸有濟乎？不如任天順命，事到至急至危，自有救解，郎姑待之。」王不聽，整肅而往，果為牛所不禮，不勝憂悒。比反，催租吏已在門矣。見王大作威勢，扭結不釋手。王極力騰辯，延吏暫坐草堂。逡巡入室，議所以款之，女問應輸幾何，王曰：「並舊欠七兩餘矣。」女嗤曰：「兒以為盈千累萬，須費數日躊躇，僅如此，有何不了！土地祠內，西北隅地磚下，有白金一壇，取償訖，尚多餘金，足為薪水之費。」王初聞之殊喜，既而疑為戲言，妹促之曰：「據前十匹布，此應不妄。速去，勿濡滯！」王乃越屋後短垣，急往掘之，果得黑磁壇，啟視白鏹滿中，狂喜如寒儒乍第，急脫衣裸負以歸，如數納官，吏不能擾，僅取醉飽去。

王權金適五百兩，買田置宅，日漸饒裕，凡有營運，但聽女言，無不獲利數倍。二年，富甲一鄉。王或以無嗣為念，女艱然曰：「郎甫得溫飽，便思納妾，何薄情至此！」王曰：「非雲負義，恐先人之祀自我斬耳。」女曰：「然則勿絮聒，行當為郎舉子。」王笑其謔。是夕同坐房中，女戒王且勿便睡，獨登榻下帷，軋軋不知何作，約食頃，忽聞呱呱之聲，女易衣而出，曰：「盍去看兒。」王大駭，啟帷已繃一兒於床，眉目如畫。王驚喜，便告於妹，妹來省視，靡不歡然，就室布筵為慶，女言笑飲啖，無殊平日。王兄妹竊疑之，因名為異生。

同邑有大戶劉翁，家資巨萬，有子名璇，為國學生，二十未娶。聞王之妹美且豔，其家遣媒來議婚，王欲許之，女獨力阻，以為不可。王曰：「劉家富而好禮，璇亦少年誠懇，以之歸妹，得所天矣。卿奈何作梗？」遂不聽女言，竟許之，女歎曰：「姻緣的是天定，違天不祥，第兒與劉家子有仇隙，雖為親患，仍當避之，郎至時，切勿使彼與兒相見。苟相強，則禍作矣。幸志之勿忘！」王漫應之。及於歸，琴瑟甚和。然璇熟聞女美，甚思見之，亟請於王，王弗許。

璇乃與婦謀，設酒招王飲，因乘便潛至王家。適值女哺兒於庭，璇突前揖之，女倉卒不及迴避，但以袖蔽面，佇立不敢少動。璇審視大驚，踉蹌奔歸。比抵家，色猶灰敗，王兄妹驚問何故。璇寧息良久，始轉問王曰：「尊嫂誰氏女，伉儷幾年矣？其中大有異，幸明示，勿少隱。」王初支吾，不以實告，璇正色曰：「至親骨肉，無所用偽。吾所以諄諄致詰者，自有深意，兄何見外之甚也？」妹懷惑已久，聞璇言有因，亦從旁和之。王不得已，悉為吐實，璇駭曰：「兄遇妖矣！」王曰：「何以見得？」璇曰：「不敢相欺，弟久慕嫂賢淑，深以不獲一面為憾。頃者留兄飲，特引身造府一拜，相遭於庭，弟甚驚其豔麗，熟視之，非他，即禍弟者也。弟三年前，適野展墓，遇此女於中途，傾慕綦殷，既歸，女已在室，雲是白氏女，與弟有夙因，彼時神魂喪失，無所顧瞻，遂相歡好。兩月餘，日漸漸羸，父母知為邪祟，百計驅逐之不去。會有姜道士者，以神術聞於山東，父母以禮致之，求其作法，姜但朱書一符，命焚其一於中堂，其一令什襲藏之，言數年後尚有用處。父母遵其數，即日焚之。弟親見一神人，狀類廟中所塑靈官然，入房來捉女。女倉皇被跣，御風而奔。神人逐之，遂不復返。弟病漸痊。今聞兄得嫂之日，正神人逐妖之日也。兄溺愛枕席，必不以弟言為是。朱符雖在，不足為憑，然尚為妖女，體有異香，又嘗深護其尻骨，不令人捫結。尚尊嫂亦然，確為妖矣。第未識尊嫂，果有此可取證否？」王聞之，哆口張目，欲言不能。妹曰：「尻骨吾弗知，體香良不妄，三哥宜早為計，勿貽後悔。」王徐徐喟然歎曰：「據妹之言，其為妖女無疑，但好合以來，家賴之以富，子賴之以育，妹賴之以適君子，其有造於我王氏者，亦大矣。嘗聞以德報怨，不聞以怨報德，況內人賢淑，必非醜毒，雖雲異類，何忍棄之？休矣，愚兄不忍復聞。」璇曰：「蜂蠶有毒，矧妖魅乎？脫拂良言，行當索兄於枯魚之肆耳。」相與不歡而罷。

王去後，其妹終不釋然，乃潛以符至家，焚於寢門，頓覺狂風大作，女自房奔出，未數武，則踣地化為黑狐，衝門而去。有旋風隨其後，急如飛電，頃刻不知所向。王驚定大慟，不食，數日而死。女亦不復至，惟異生僅存，蕭然一室雲。

蘭岩曰：

受恩圖報，人且不能多得，況異類耶？王飲食子女，都賴此女，以死繼之，亦不為過。

台方伯

故方伯合公諱布，罷官居家。夜起如廁，掛燭籠於壁。少聞窗窗外窸窣有聲，忽見一紅袖出戶下，廣尺餘，徐徐就壁，掩燭無光。叱之，亟縮去。既而又來，叱之復去。凡數四，台心悸，急起燭之，無所見。告諸夫人，夫人素有膽，乃率婢乘燭往視。甫及門，婢恐怖不敢入，夫人唾而詬之曰：「汝命獨尊貴，怕嚇死耶！」奪燭入照，覺有人隱身屋角。逼視之，則一紅衣女子也。面然近尺，白如粉，掀唇蹙額，屍立如僵。夫人厲聲曰：「汝鬼耶？現形欲何為？」以手批之，倏不見。台踵至，扶夫人歸寢，燈下視夫人，面無人色。未幾台病卒，越兩日，夫人暴亡。

蘭岩曰：

方伯顯宦，鬼物何敢相近？或亦有冤抑鬱？現形不避，亦方伯夫婦數當盡耳。

瓦器

京江陳扶胥先生，有佃戶墾田，牛忽蹶，鞭之不起。察之，則牛蹄陷入泥中，已沒至膝，拔而出之，得瓦器一窠，色唯黃白二種，共十二件，質絕粗，似盆而小，形類腰鼓，緣口綴磁珠如雞頭大，聯屬亦若鼓釘。佃戶觸落十餘枚，越宿完好如故。先生試之，果然，深以為怪，覆命葬之。或有言：「鑿而復完，必聚寶之物。」再命發之，不可復得。

蘭岩曰：

既掘而後葬之，先生究屬何心？乃物已炫於人寰，卒隱而不可復得，豈預知其非人世應有之物，而故化去耶？

梁氏女

陝西白水縣村民，其妻死，遺一子一女，皆六七歲，民復娶同村梁氏女為繼室。梁少艾，民為所惑，於是日虐子女，擊刺剝烙，體無完膚，民不能庇。民力食者，每戴星入市趁墟，梁早起炊飯。際夏月，窗牖不閉，覺窗外有人，憑窗向內而歎。梁仰視，見一婦人，蹙眉黃頰，滿面流淚。梁驚悸發狂，自批其頰，鄰人環救，梁大罵：「淫婢，奈何毒如蛇蝎，殘我兒女？」眾始悟為前婦之鬼所附。急灌以硃砂，愈時始定。遂自此病癩，往往自褪其衣，令兒女極力撻之，方以為快；或引錐自刺，遍身流血，尚不滿意。一日，乃燒火箸，自烙其陰，深入八寸，大叫「快活」而死。白水令邱公理此案，嘗為先君述之。

蘭岩曰：

荼毒子女，終罹慘報，天心豈或爽哉！

鐵公雞

濟南某富翁，擁資數十萬，性極慳吝。居積取贏，持籌會計，日不暇給，而敝衣破帽，向親故作貧窶狀。老小數十口，日市肉半斤、菜數斤，飯脫粟，皆取給於一灶，早餐恒午飯，晚餐恒夜食。不設茶酒，終年不宴客，雖骨肉至親，未嘗見其匕箸是何形狀。翁亦不知款客作何周旋。然往往見招於人，歌筵舞席，頗極歡洽，又似毫不知生人之樂者。鄉人號之為鐵公雞，謂一毛不拔也。

近五旬無子，議納妾，價欲極廉，而人欲至美。媒笑曰：「翁所謂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也。是當求之於牡牝驢黃之外，詎可驟得？」翁囑其速覓。居無何，有陝西客攜一女來，不索值，但取衣食，不致凍餒以死足矣。女年十八，麗如舜華，翁喜愜過望，留為側室，贈客錢一緡，不爭而去。翁得女，嬖幸殊甚，曲意悅之，而鄙吝猶昔。女戒之曰：「昔烏氏僕鄙人牧長，寡婦清窮鄉嫠婦，而名顯天下，禮侔王侯，徒以富之一事耳？君之富堪敵國矣，不特不能知名當時，且將泯焉焉，幾不得與中人伍，竊為君羞之苦之。」翁訝曰：「爾胡為出此言？獨慮不造次間有人屬耳耶？且爾言過矣，錢之為物，難聚而易散。我自齟齬時節，多市撲滿。日積數錢，積十二年，共得二百二十餘撲滿，撲而計之，得錢三十餘千。貫之以索，貸之於人，權其子母，又三十年，計之，甫能盈兆。中間又設賭局，如一切呼盧、壓寶、樗蒲及瑣羅丹拍格諸戲，取其頭，迄今又十餘年矣。凡經營五十餘年，僅有今日，則積財之辛苦，予備嘗之矣。平生所見所聞，諸晉紳世家，或竭資營第宅，或傾囊助親友，更有老悖不念子孫者，輒以白似雪、圓如月之寶物，沽酒市肉，日與賓客歡宴，一似與銀錢二物有深仇大恨者，必欲盡力消耗之而已。予每以之自懲，猶恐久而不逮，爾乃欲我蹈此窠臼，其未知物力艱難，故漫作是語耶？小兒女福大幾許，而自捐折如是，幸勿更舉是念，罪過不小！」女笑曰：「聊以相試，何遽驚訝？兒豈不知君之志，牢不可破，將厚積餘藏，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者哉？」然翁自聞此說，終不能釋，雖愛之如珍錯，而防之如盜賊矣。

其密室中，舊有貯銀鐵櫃十數，封志甚固，例一月一開檢視。居無何，又值檢視之期，婢媼僮僕盡擗諸大門之外，獨與女閉戶下窗，櫃既發，則藏鐵盡空。大驚，如失左右手，瞠目視女，詰其故。女笑而不答，翁大怒，即抽刀逼之，女笑曰：「君以兒為人乎？」翁怒曰：「爾非人，鬼耶？」女曰：「亦非鬼，實狐也。以爾鄙陋，故盜而之他人耳。」翁大怒曰：「平生血資，盜歸何所？」女曰：「流通物也，盜去，何處不足以濟人；豈必深藏固守於一老秃翁之手乎？」言訖，徑入內室，覓之杳無蹤跡。翁始信果為狐祟，大慟而絕。家人草草殯殮，所遺財物，劫奪一空，其宅亦隨廢為蔬圃雲。

先是，翁宅後有樓七楹，為狐所據，已近百年。其祖父相延，於每月初二、十六日，具雞子白酒祝而祀之，罔敢馳懈。及翁承家後，以多費罷之，又以樓房出租於人。狐遂大擾，妖異迭興。其妻力勸，翁憤恨出入謾罵。一日，見群狐來辭曰：「翁全福之人，吾輩何能為，請徙去不敢復居此矣。」遂不再至。翁以為得計，初不意為其所愚弄至此。

蘭岩曰：

守錢虜深可憎惡，安得如此快狐，行此快事哉！辛苦五十年，未得一文享用，一旦盡空，大慟而絕，翁亦可憐矣。每讀一過，令人叫快者三。

多前鋒

前鋒多某，行二。未得前鋒時，與所親同往東直門外城門下，習騎射，墜馬昏絕。所親扶掖以歸，歸家即蘇，一無所損，但神癡不復解言笑，與食則食，不與亦不食也；與飲則飲，不與亦不飲也。越半月弗瘥，家人莫不悶悶。

會有服役老嫗，出外市菜歸，忽瞠目視。其主母問之，不答，良久，乃大言曰：「半月前，汝家多二爺，因墜馬不能行動，汝等則棄之去，令多二爺踽踽城下，盼望家中人，兩眼欲穿，屢次洗我寄信，未得其便，今日始得到此，可即令人去接，幸勿更緩。」家人聞之，大駭，同聲唯諾。或問：「我家二爺，今在城下乎？」曰：「現在東直門外角樓下。」曰：「然則子為誰也？」曰：「我舊營房南門口開小鋪之王老四也。緣去年與掌櫃者算帳不平，嘔氣自縊死，冥中憐我冤，命協同溺死鬼那三，管理角樓下城灣河沿一帶地方。前生亦曾蒙多二爺下交者。」家人聞之，愈錯愕，應之曰：「知之矣，深勞尊駕，第請回，即刻使人去接也。」遂取冥鏹焚之。老嫗踣地，逾時方醒，叩之，悉不自知耳。

家人不敢視為荒誕也，群扶多至墜馬處，呼其名而招之，往返三四。多忽發一寒噤，即時清白，向家人涕泣而道之曰：「汝輩一何忍心棄我於此，半月之久，不來一顧。苟非王二哥寄信，再十餘日，我不復見汝輩矣！」家人環而謝之，無不先悲而後喜。多有少弟，亦童心而選事者，乘間訪王老四及那三事，果不誣也。多今年已三十，為前鋒且十年矣。每逢令節，必具香楮雞酒於城灣，呼王二哥、那三哥而祭之，謂報其施，期於終身不哀雲。

蘭岩曰：

受恩必報，不欺於鬼，多亦厚德人也。

骷髏

某甲好打生。一日，歸自朝陽門外呂祖閣，時已曛暮，見土城下一草屋中（土城，元時舊城），燈火熒熒，一扉半掩，探身窺之。見美婦人獨坐炕頭，笑容可掬，以手相招。甲喜而入，甫跨一足，即僕。次日為人救活，則一足陷古塚矣。問之，泣曰：「初以為奇遇，才入門，即見骷髏也。」

蘭岩曰：

世間紛紛，盡肉骷髏也，前人曾言之矣。然非心動，必不為所誘。噫！天下奇遇，盡屬骷髏耳。甲當從此悟道，涕泣何為？

姚植之

姚壯行，字植之，祖門名士，應聘入甘肅提督李公幕府。府中園亭極勝，樓台池沼，廣大幽深；綠樹數百章，多百年物。往往有鬼物現形，日暮，人不敢過。相傳康熙間，某為提督時，每殺人填園東夾壁中。迄今白骨觸目，猶有存者。植之悉未之知。

向夕，植之獨步園中，使館僮行沽，將賞秋月。主人李公興亦豪，適攜酒盒來覓，遂相與坐亭畔，澎湖山下。並邀同幕二友，共舉觴政。漏三下，二友皆醉，嘔吐狼藉，各昇歸寢所，主人亦扶醉入內。

姚量宏，僅半酣，兀立迴廊，搔首看月，瞥見三人立池畔樹蔭中，姚問為誰，再三不應，移影向東去。姚疑為署中職役相戲，怒訶之。二人仍立不行，似嗔其以惡聲相加者。姚欲就問之，乃繞出迴廊，相去數武，二人倏不見。姚始悟其為鬼，連聲呼童，而童不在側。姚大懼，促步出園，惶遽中誤走歧徑。花深樹密，秋草縱橫，此際風鶴皆兵，一履脫落泥中，不遑拾取，□襪而奔。暮至一廢軒，前有三人坐欄杆上，姚急呼「救我！」三人不應，而起悲聲。驚視之，二男一女，男無首，女浴血滿身，皆裸身而坐。姚狂叫返走，顛踣無算，幸館童提燈來覓，掖之歸室。病忡夢悸，兩月始瘥。

蘭岩曰：

斷首殘軀，其形何慘；想黑暗地獄，不知幾許矣！世之掌兵權者，幸勿草菅人命，徒嗜殺戮也。

新安富人

新安有富人某，為葛商於江西。性貪淫殘忍，力結官府，人多畏之。其在洪都時，嘗同數客游鬆門，見一浣衣瀨女，婉妙殊絕，命僮僕捉入密林深境處，欲污之，女滾地哭罵，抵死不從。富人意興索然，將縱之去矣，而客有附庸為虐劉姓者，教其縛女手足，裸而仰縲於石上，主客童僕遞淫之。自午至晡，更番一十六人，女不能任，竟死林下。遂委之而去。女家得屍訟官，嚴捕凶徒不獲，事亦寢。

富人家有一子，為太學生；一女年十八，尚未字人。新安風俗勤儉，雖富家眷屬，不廢操作。值彩茶時節，結諸女伴入山，暴雨驟至，各覓歇處。富人女獨立於岩下，徘徊間，聞有喚其小名者，張皇四顧，而聲在石內。女大驚，癡立，石曰：「汝勿懼，我山神也。汝父在客中恣橫，淫死人女，女控諸陰司，陰譴甚重，將報之於汝身。大士以汝母日誦經咒，繡佛長齋，發大慈悲，令解汝難。汝父作惡不悛，慘禍即將至矣，汝其速歸，勿集於此，此非善地也。」女怯懼泣拜，踉蹌冒雨而走，山徑滑溜，起跌數四，始見諸女伴聚集山亭下，群訝曰：「許時在何處？令人懸擬。」女給以失路。言次有四五惡少踵至，咸指女笑曰：「不在岩下，何故狂奔至此？」飽眼而去，女始悟岩下非善地之說，微神告，幾遭強暴，陰誦佛號不絕。

既歸，以白其母，母歎且泣曰：「以汝父素行，又何事不厲為，神佛豈欺人哉？」嗣此戒律愈嚴，女亦信心奉佛焉。

其子年雖少，頗有父風，鄉人稱其克肖。屢梗母教，母甚憂之。一日，有親戚歸自京師者，其子往候之，話及京師人物眾矣，究竟何等人為最樂？親戚曰：「樂者甚伙，要皆高不可下耳。爾我今生斷不能及。唯一等人，極可欽羨，蓋太監也。」子曰：「刑餘之人，有何可樂？」親戚曰：「汝但知其人道已絕，必乏樂趣，而不知其可樂之處甚多，試為子僕指注之。夫王公至貴者也，然望天子之居，不翅天上；彼以閹故，得出入不禁，一樂也。不耕不織，而一生吃著不盡，二樂也。父母不敢以為子，兄弟姊妹尊而奉之，三樂也。靡不素封，人不見之物，彼能見之；人不得食之物，彼得食之，四樂也。無妻子之累，有福獨享，不必為後人計，五樂也。有此五樂，何樂如之？」其子傾聽，神為之移，問：「吾輩亦可作太監否？」曰：「誰不可為，但多此胯下一物耳。」一笑而罷。其子歸，一路冥想，決意自宮，尚恐見阻於其母，潛剃刀入廁，自割其勢，大叫暈絕，家人覺而救之，已殞矣。

無何，富人歸省，其妻以女之所以生，並子之所以死，悉告之，意在諷諫，富人伸首向天，呵呵作怒笑聲曰：「婦人女子，畏信鬼神，古人或遭腐刑，或置面首三十，豈皆宜報與其祖、父耶？總地獄之說，荒唐耳。如果有之，吾將向冥王乞請，必遍歷所謂刀山劍樹者，以廣見聞，又何懼之有！」其妻哂曰：「雖十八層地獄，盡嘗奉屈一遊，所慮流連忘返，不得再見天日，為妻子憂耳。」富人怒而大鬧，遂析宅另居，不復結談。僅月餘，即為二豎所困，日見前所淫瀨女立榻前，或與青衣數人雜坐於室，若有所俟。凡數夕，女又領兩青衣械一人至，囚首垢面，向富人泣訴曰：「鬆門事發矣。」視之，即前日附庸為虐之劉姓客也。富人亦慘淒不勝，呼其妻女至前，哭告所見，並詳述前事，乞為懺悔。言未終，忽聲喘如牛，大叫：「我去！我去！」而死。

妻女悲其罪孽之深且重也，同向佛為誦經，以求超度。女終身不嫁，奉母終焉。後有人自江西來，傳言劉客於某月日自殘死矣。計之，正當富人死之前一日也。祁門尹吳金泉嘗述以勉人。予及諸外弟，皆熟聞之。

蘭岩曰：

為惡不悛，終遭顯報，冥冥中豈或爽哉！

維揚生

江都某諸生之宿遷，同二友謁西楚霸王廟。因話及巨鹿之戰，及垓下之敗，感歎移晷。生獨以為不然，曰：「千古無才無識，庸而且碌者，項王一人而已。昔蚍蜉志在天下，一旦見文皇，自慚不逮，甘心遜避，遠帝扶餘；吳越王負蓋世之雄，奄有東南，而觀霧中原，終守臣節。此二人者，非不欲創業垂統，為一朝烈祖，施後世而傳無窮也；特度德量力，見機而起者，亦見機而止，故不愧為豪傑，不失為英雄。豈若項王矜扛鼎之雄，逞拔山之力，以沛公之豁達大度，不識其為真人；以張良韓信之才，不識為國士。亞父以反間死，韓生以直諫烹。徒具蓋世之資，虛負重瞳之表，乃太史公猶列入本紀，江淮人祀以崇祠，此天下大不平事，而諸君尚津津然置諸齒頰，且有景行之慕，獨不慮貽識者笑乎？」

二友曰：「不然。項王以暴，人故小之，要亦劫數使然。究其人亦有足多者，如燒秦宮室，毅然不襲秦弊，封六國後，義也；會鴻門，釋沛公，信也；七十餘戰，未嘗敗北，勇也；不殺太公，仁也，恕也；一敗塗地，不忍復生，果也。君書生之見，妄詆英雄，毋乃不自量乎？」

生艷然曰：「君輩不足論古人。我與我周旋久，自為酬酢可也。」因呼僮索筆題句壁上，曰：「炎劉受命順皇天，天使重瞳作獺鷄。千古中原群盜賊，讓君馬首一鞭先。」題畢，擲筆大笑。二友默然，遂分路而去。是夜，生夢中為人縛至一廣殿下，見項王按劍而坐，盛怒叱之，聲如巨雷，棟宇震撼。生震懼僕墮下，傷折一股。王命拔舌，即有數壯士同聲而應，蜂擁至前，一人摳挾其舌，極力拔之，生大叫而寤。舌遂捲曲，不復能作了然語，右股亦病癱瘓，終生不癒雲。

蘭岩曰：

項王事已隔幾千年矣，何來狂生，暢一時無稽，致終生殘廢，悔何及哉！甚矣，人不可不慎言也！

市煤人

癸巳仲夏，過訪宗室雙豐將軍，立談廊下。見一人裸身荷擔，入庖廚供煤炭者，胸前背後各有傷痕，長咫尺，闊寸餘，怪而詢諸將軍。將軍曰：「此奇聞也，會須細談。」乃煮酒設饌，為予詳述之。因言其人王姓，雄縣人，市煤十餘年矣。方其少年時，村居貧甚，肩挑以食力，逐日擔瓜茄之屬赴菜市。而所居去市遙遠，雞鳴而起，猶恐後人，例於五更輒往趁墟。一日，行至半途，遇迅雷洪雨，行不能前。於電光中，見路旁矮屋數椽，葭籬繞之。王入籬窺戶，則門環係以麻索，虛無人焉。王解索啟扉，息肩其內，復閉門，踣踞炕頭。一食頃，忽聞橐囊之聲，竊訝之。久之聲漸繁，於燐燐電光中見一人繞地而踴。王大駭懼，屏氣不敢移動，惟瞠目直視。瞬息間，其人條至面前，遂能辨其面目：被發蓬眉，吐舌唇外，長數寸。王駭極，手足失措，正張皇，其舌忽觸於額。王狂叫驚走，奮力撲窗，縱身而出，昏然仆地。黎明後，始為行人救蘇。備詳其事，眾咸集錯愕。

既而村鄰漸至，共雲前一日有婦人縊死梁間，已報官，尚未檢驗，不意竟作怪如此。同人視屍，已僵臥炕下矣。王驚定思痛，覺胸前背後似刀割不可忍，解衣視之，皮肉狼藉，眾共測其故，乃悟突出時，因撞折窗櫺，是以上下兩受其傷也，不割腹拖腸，亦云幸矣。迄今逾二十年，將終其身患疤痕焉。予初聞，甚異之，既而相與捧腹。

蘭岩曰：

負氣自縊，又作怪異，誠不可解。豈不得其死者，果皆為厲哉？王不幸遭此驚痛耳。

鼠狼

某佐領好酒喜啖。一夕夜歸，市羊蹄六七枚，火酒一瓶，擁爐獨酌，棄蹄骨於地。驀聞牆角下窸窣有聲，挑燈諦視，見小人十餘，各高五六寸，或男或女，裝束悉類時人；皆背一竹筐彎腰拾取蹄骨，置筐中，移時而盡。某心悸，取火箸擲而擊之，一人僕，餘驚走，悉入壁洞，僕者滾地唧唧，隨化為鼠狼而逝。

蘭岩曰：

為拾餘骨，至遭擲擊，怪亦貪矣。人之貪財物而任意攫取者，須於取時防為人之所擊也。

巨人

應城王家口，有村氓十餘輩，以秋稼將登，同於田間作蘆棚守之。一夕，聚飲月下，條有旋風自北來，勢如山嶽，群以為怪。既而漸近，約去二丈地，忽停吹不動，形如浮圖。但聞聲震如雷，化為巨人，高二丈許，白衣白冠，手持白幡，向眾一揮，仍為旋風向南去，急如奔馬。眾悉驚絕，良久，始陸續復甦，哄傳鄉井。伙中有三人，一持觀音咒已三年，一不食牛肉，一大醉熟睡，未

嘗與睹，尚以為妄，然亦不敢復往守田矣。遲數日，十餘人接踵暴死，唯三人無恙。

蘭岩曰：

誦咒戒牛，得免於難，固矣。至於酒能誤事，人盡知之，而此人獨以大醉免死，是酒又能救命也，豈巨人亦懼其酒狂耶，抑醉亦為冥間所棄耶？

白蓮教

京山富人許翁，世居皂市陽桑湖畔。為其子娶婦，亦鄉宦而富豪者，妝奩豐厚，一鄉之所豔羨。有偷兒楊三，覬覦半年，以許防範嚴，無從措手。會其子拔貢，許親送入都，將肄業成均，以圖進取。楊俟進行，而夜入內室，伏暗處俟之。時新婦方娠，不耐久坐，二更即寢。相伴唯二婢，就燈作燈粥。良久，始閉戶亦各謀睡，移燈至幾上，光明如晝。楊聞鼾聲，知已睡熟，方欲竊發，驚見房門自開，一人啟簾入，深目聳鼻，黑鬚繞頰，背負黃布囊，瘳惡殊可怖。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，必有詭異，姑屏息蜷縮，以規其所為。

其人顰顧房中，探袖出香一枝，燃之於燈，插二婢枕畔，乃立新婦榻前，掛羅帳於金鈎，啟繡衾以禿指。婦面內而臥，花睡正濃。其人執指閉目，口中喃喃似有所詛，隨以手指婦背者三，婦忽蹶然而起，向其人赤身長跪。其人開布囊，出一小刀，剖腹取胎，破胎取子，復剖子腹取其心肝，貯小磁罐內，納裏囊中，背負之徑出房去。婦屍隨僕床下。

楊睹之，驚怕忿恨，盜念頓灰。出戶尾之，密觀其所經，歷門數重，皆見其人以手拂之，悉洞開無阻。卒至村口一旅店，尚掩半扉，其人側身入，扉乃闔，且聞落鎖聲，知為妖人寄跡之所。因念彼既偽作行客，豈能出不由戶，聊憇簷下，坐以待旦。

雞初鳴，店門復啟，其人負囊而出，楊急起捉其臂曰：「客請少停，有密事舉白。」言次，拖入店中，抱持之大呼曰：「主人速來，為汝擒得妖人矣！」其人大驚，極力擺掙，楊抱持益堅。俄而群客驚起，主人亦至，環問其故，其人曰：「我四川蠟客，欲赴江南，今日早行趁路，不知此兄何故突來糾纏。」楊曰：「勿聽其飾說，但檢其布囊，便有證據矣。」眾是之，開囊聚觀，則累累然磁罐數枚，復欲開罐，其人惶遽抱罐而呼曰：「罐中黃白為一生衣食之本，奈何擾攘！欲劫我財耶？」僉怒曰：「青天白日之下，眾目共睹之時，誰劫汝財？無事出言傷眾，顯有情弊！」主人挺身奮出，曰：「有事無事，予一人任之，第開看，無多言！」即奪一罐開之，見鮮血滿中，腥氣觸鼻。取器傾視，盡小兒心肝，數之得七罐，尚空三罐。眾莫不駭異，致詰那得此物，楊曰：「彼必不承，請以代白。」因述夜間之事。眾人大驚，曰：「紂以天下之尊，剖剖孕婦，尚為不可；汝何等人，破卵傷胎，不一而足。苟非上天好生，假手宵人，則吾鄉之孕婦小兒，無噍類矣。」於是大動公忿，競揮老拳。

主人恐其致斃，方欲止之。其人忽瞑目大叱，眾拳到處，如觸木石，指節損破。主人大驚，倉卒間急提一罐，自其人頭上傾之。其人連作恨聲，曰：「罷了！罷了！莫非數也。」眾復毆之，主人曰：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倘打壞，誰任其咎？不如執之送縣，自有國法在，聽官斷可也。」送其之縣，許家男婦已在，楊更述之。許嫗大哭曰：「兇犯已獲，吾不忍復至公庭，致宦家閨秀，暴露屍骸也。」婦母家感其言，亦皆罷訟，相與驅車而返。縣宰細訊得實，方知為白蓮教妖人之黨，取小兒心肝者，亦行持邪術必需之物也。時湘漢一帶胎婦被剖者甚多，至此始得其故，並得其黨名姓面貌數十人，陸續捕獲。獄成，寸磔其人於市。楊杖二十，給銀五十兩，責其為盜而賞其捉奸也。

蘭岩曰：

妖術殺人，慘酷已極，固天人之所共憤者。卒乃假手宵人，以敗其事，抑亦巧矣。不然，興訟結仇，多人牽累，何能一旦痛雪新婦之冤哉！

鬼哭

貴陽太守某公之母，病瀕危。親戚鄰里來候問者，皆設酒饌於廳上款之，二更始散去。餘尚多，有子姪四五人，復聚飲於齋中。三更後，忽有哭聲，越北窗外，類少婦而音甚慘切。舉室驚駭相向。有二三膽勇者，出戶視之，於月下見一白衣婦人，循牆而西，徑入角門去，無不毛戴，咸知其為鬼也。一食頃，聞宅內悲聲群動，家人奔走來告，太夫人已氣絕矣。俗諺有喪門弔客之說，理或不誣也。

蘭岩曰：

其事有之，其理不解。

袁翁

長山袁翁，少極貧，居城外一破屋中，幾於行乞。一日窘甚，饑虛已數日矣，無如何，檢點破衣襦數事，至典肆欲質錢若干。肆主曰：「此等物不值一文，可持去。」翁太息曰：「我非濫為者，特以饑不得食，稱貸無路，乞食不能，故萬不獲已，以此為質，不過聊以為信，得錢則取贖耳。幸念素識之情，用質數十百文，以延殘喘也。」肆主以為笑談，置不理，翁憤然曰：「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。苟有日發跡，誓亦開一解庫，彼時雖有人將死孩兒來質，亦必質之矣！」店肆最忌質死孩兒之說，聞之頗不甘，第以其貧窶至極，不足與較，故為隱忍。

翁歸去，一路冥想，毫無生趣，乃止步向天號泣曰：「嗚呼！袁某自問於心，所行之事，無不可告人者，胡為而竟至於此耶？」良久輟泣，復行。忽破衣為棘刺所牽，猝難擺脫，屈身摘之。覺棘下土甚鬆，試抄以手，土中有物累累然，白光燦燦，取視二枚，則朱提也。大喜，即以破衣裏數錠，仍以土密掩其餘者以歸。次晚，復往取之，多不勝取。數旬方盡，約略二萬金，不敢彰露，先作些小生意，逐漸張大。一年之後，遂為巨賈。問舍求田，買僮蓄婢，故於宅旁開一典肆。

前肆主聞之，訝曰：「袁餓鬼果有今日耶？昔者受其惡言惡聲，每一念及，心實不甘。今趁其發市之始，盍一往，故犯其忌，聊申夙忿乎？」乃覓二死孩，裹以襁褓，挾至其市，求質銀十兩。主櫃者大怒，勢將用武，翁適在側，急止之，而拱手向肆主曰：「老兄欲證我為信人耶？此孩之死，正值小肆開市之日，不為無緣，請如數質之。」因使人買一小棺，殮孩於內：「此孩不必遠送，即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。」急呼僮僕執鍤，就腳下掘一穴，才尺餘，忽得一石板，發之，板下列巨甕十數，甕中白蠟皆滿，一肆大驚。肆主見之感歎，始知翁長者，天固有以默啟之也。再拜謝罪而去。

翁自此富甲一縣，已而生子，子生孫，皆能讀書上達，有仕至尚書者、督撫者、卿貳者，科甲連綿，迄今正當鼎盛也。

堪輿

護軍參領某，少壯時，從徵青海，為賊所擄，械送某喇嘛處。至則入一大剎，喇嘛據床坐，年屆期頤，兩睫垂皮寸餘，盡掩其目。聞某至，呼至床下。侍者進牙箸一枝，喇嘛以箸撥啟其睫，束以哈達（帕也），露兩瞳如碧琉璃，明徹似蜻蜓眼。某異之，再拜頂禮，祈為解脫。喇嘛曰：「半年後，當返中國。此亦定數，未可幸脫也。吾視汝無大根柢，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。」遂留之，朝夕悉有秘授。凡六越月，大將軍底定青海，喇嘛致書將軍，言某終守蘇卿之節，將軍取之以歸。某累官至護軍參將，遂以精青鳥之術，知名羣下。

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，鄉人瘞之叢葬處老槐之下。後十餘年，其子經商頗利，累資巨萬，故鄉已獲牛眠地，議發柩歸正首邱，祈某一往勘之。某至墓所周視，即曰：「此穴得木之氣甚旺，不可更遷也。且發土更見肢體，與君大不利。」子欲中止，其鄉人皆不欲，曰：「富而不葬其親，至掩骼異地，非孝也。」子不得已，僱工發掘，未及咫尺，已見槐根縈絆，抽而斷之，清香撲鼻。及棺，則盡為桑根蟠絡，不露寸木。竟半日之力，始取棺出。棺已朽，一臂在外，工納之，臂折。子大哭，觀者靡不惋惜慨歎。子扶柩歸，於路墜馬，折一臂，遂成廢疾，卒於逆旅。棺厝一古田中，無馬鬣封也。

又，護軍統領某公為其先人營葬，會葬者接軫。靈輦甫至穴前，某趨至公前，啟曰：「職家貧，資錢四十萬，所不能矣，謹具生芻之帛。今觀佳城鬱鬱，而土色純殷，恐至不祥，請一觀朱壽之器。」公素耳其名，亟命啟幕示之。某驚曰：「穴已定乎？」公

曰：「定矣。」某曰：「且勿葬此穴。」蓋是穴為張某所點，張亦素有盛名，師心自用者，聞之，大恚曰：「君勿喋喋！捨此豈復有正穴哉？」眾多附和之，遂下棺而崇封焉。某頓足曰：「此大繆矣！」急取錘向墓之南，掘地為溝，深尺餘，長二丈，闊一尺，曰：「得此，其庶幾免乎。」既而辭去。以煤炭大書一「火」字於碑陰。張見之，謫冊不已。俄見數騎自城中飛奔來報，宅中失火，廩廩俱焚，公大驚，始信其術之神。自此，名愈噪。

所居鄰歷代帝王廟，院東悉屬紅樓，或謂：「大不雅觀，盍去諸？」某曰：「吾今老矣，平生信天株守，不善夤緣，所賴此數仞紅牆，冬來可博一外任，以餞餘年耳。」至冬，果以卓異授江南一參將，五年後乞休歸里。宦囊頗裕，但不敢復為人相地，相則兩目赤腫，每數日不癒。

閒齋曰：

參戎公今下世矣，伊君其婿也，嘗為予言其異績甚多，悉堪紀述。方其為護軍校時，偶偕三四友人，攜酒郊游，小歇一墓門下，墓前鬆楸蔭翳，咸嘖嘖以為佳城，公曰：「此絕地也，何足稱羨！」友問其故，公曰：「此松柏皆百年物也，苟有子孫，則斬伐而貨為棟樑也久矣，焉能至今無恙乎？」友群笑以為惡謔。既而坐旗亭，詢及墓主，酒家傭曰：「此漢軍張氏之塋也。張故百萬富，而今已矣，絕嗣數十年矣。」眾大駭，益神之。夫公之術固神矣，乃為所謔，亦窮理至乎其極者也。

蘭岩曰：

一術之精，便能言之如響，趨吉避凶，未始非道也。神乎技而進乎道，信乎！

尤大鼻

咸寧尤大鼻，販皮貨於天津。與布客董九，親戚也，而相友善。董有子名詔，年十七，丰神雋逸，資質慧秀，不類賈人子，尤深愛之。

值年午節，尤攜詔出遊河上，過鬧市，車馬闐湊，遂相失不能復聚。詔覓尤不得，獨坐河乾樹下暫歇，見肩挑白酒賣者，呼而沽飲之，白酒甘冽，殊適渴喉，一舉數碗，炎暑頓消。詔固稚弱，未嘗飲酒，白酒雖薄，亦不能任，眩暈頗甚，就臥樹下，無復知覺。

良久醒來，則在一紗帳中，衾枕悉具，驚起欲遁。忽一人振管箜篌，秉燭而入，則一十八九女郎也。修眉素面，含笑嫣然，置燭於幾，低鬟斂衽曰：「日間歸自外家，見子醉臥茵草，恐犯風露，故設榻相款，子其勿疑。」詔始恍然，感荷無盡，即欲辭去。女止之曰：「時已入夜，路且隔城，去將安之？宿此為便。」詔曰：「與子向無交涉，保敢便住？」女曰：「飲啜前定，即邂逅亦非偶然，幸勿作客態向人。」詔謝曰：「惠然肯留，深愜素望，第慚少子不學，出言市井，談鋒不敵，徒聒聽聞。」女笑曰：「兒聞丹漆不文，白璧不雕，質既無虧，何必受飾？且子硯詞謙語，婉而多風，齒頰芬芳，須堪取則。得承一夕色笑，死不為夭。」因問何字，詔曰：「童子無字。問名，則是董詔耳。」於是絮語間雜，妖言隱謎，女或如不聞，或偶一應答，尖穎刺人。詔神魂俱蕩，如在醉中。壁上懸樂器，制甚古雅，不識其名，女曰：「參差也，一名洞簫。」詔曰：「然則卿必知音者。」女曰：「有孔則吹之，有弦則撥之，順其自然，自能合調。若夫膠柱鼓瑟，雖有元音，從何發洩？是以知音之難也。」女曰：「能歌乎？」女曰：「《懊》之曲，《子夜》之聲，但堪曠於一時，詎足啞聒於大雅？乖音錯節，不足以徵。深夜矣，與其隔錦屏於鄂渚，何如覓佳夢於巫山。」詔腴腆從命，遂相與就寢，低帳昵枕，極盡歡愛。留連數日，不思旋返。更得逐漸盡交其同類。有名小蘭者、小惠者，有名小壽者、秋紅者，要皆姝麗，各具所長。女名春翠，色藝獨為群姬之冠，諸姬亦自知不逮，凡百將順。

時盛夏暑熱，四姬邀詔，共浴蓮沼中。狎戲方殷，春翠忽縱目遠矚，大驚曰：「妖道亦太狠毒，直尋遲至此耶！」不暇著衣，白身回走，四姬失措，提裙挈褲，紛紛狂走。俄一人飛馬至，繡衣青巾，貌極雄偉，問詔曰：「彼眾女子安往？」詔戰慄水中，口不能言，但以手亂指。其人隨手所向，繞沼而馳，卒無所得，意殊忿躁，連鞭其馬。馬拌鬣一嘶，御風騰起，急如飛電，瞬息不知所逝。詔翹首向天，癡立瞠目，旋聞人聲喧囂，似有人呼其名者。驚視之，則其父及尤並相識數輩，畢集沼畔，扶之出水，衣而守之。一餉時神色甫定，四顧園亭烏有，蓮沼無存，但見幾樹高槐，數抔荒塚，塚前積雨成潦，葭菼叢生，復爽然若有所失。回念諸女，不覺潸然。以車載歸，眾亦散去。唯其父與尤在旁。因詰如許時宿食何處，乃一旦獨浴積潦，甚不可解。詔不能隱，一一吐實，二人不勝駭愕。尤歎曰：「自午日相失，在在詭譎，令尊為汝忘啜廢寢，慄慄自傷。原其咎在予之不謹，詎能自安。亦曾擬議，或遭狐鬼，愈益憂惶。夙聞某廟李道士有奇術，往祈之，彼授一符，令去郊外焚之，焚訖，必有狂風，但從風而往，必有究竟，不意果能獲汝，李道士真神仙矣！第可恨此女，不測是鬼是狐，則作如許狡獪，必報之以泄吾恨！」董曰：「得人為幸，遑計其他。且彼既能幻化惑人，豈無術自衛？苟一選事，為禍不淺。」詔亦勸慰，謂奈何與異類較短長，尤終不釋然。

翌日，城門甫啟，即提一短艇，奔至積潦前大索，無所獲，卒至古塚旁，見茂草中一穴，大如碗，黝然而深，莫測底止。尤笑曰：「得其巢穴矣！」然無可用武，躊躇得一策，乃多取朽木槁枝，填塞穴口，燃火薰之。一食頃，鉅然一物，衝煙突火而遁。視之，一黑狐也。迅走如風，追之不及。方卻回，又連出四頭，一白三黑，倉皇四散，皆不能逐。後遂無繼者，尤笑曰：「此即所謂諸女郎也，與族俱行，此舉徒勞矣。」欣欣然歸，述之於董。董大驚曰：「胡不見商，則獨冒此險？彼皆甘人者，既皆逸去，必圖報復，兄不可疏防。為兄計，不如暫歸，以避其祟。」尤曰：「予正望其來，豈可反為菟避？」董知其不可諫，陽稱其勇，而陰為護衛。

一日，尤將出城責捕。董父子請偕，尤許之。及出關，尤內逼，往登園，董父子佇俟簷下。少焉，聞尤在廁中罵人，董方猜疑，忽譁然一聲，罵聲頓止。董父子趨入，尤已倒置廁中，兩足伸縮，廁中更無一人。拼力扶救，冀蛆無處不有，幸不致死。董父子亦不能無染。遂相與至河上澆濯，逾時始各就緒。董因詰尤：「與誰口角，致墜廁中？」尤笑且歎曰：「不聽藥石言，便有醜髒氣。予始登廁，即見一黑狐人立壁角，向予切齒，予方罵數聲，彼突至面前，極力排擠，不覺仰面顛墜。平日英雄，掃地盡矣。」董父子亦為之捧腹。

亟歸店，議作歸計。董慮詔召邪，亦令回歸就婚。擇日趨裝就道，暮宿逆旅。夜半，春翠忽至，與詔同寢，尤聞詔喃喃絮語，諦聽之，如與人交媾者然。悟其又為狐祟，大聲恐嚇，詔驚覺，已失女之所在，然遺精濡席矣。尤詰得其故，復大罵。

已而就寢，忽失尤。詔起，秉燭遍覓，聞軒聲出自一米甕中，甕上覆一瓦盆，泥封甚固。急呼主人，俾開之。主人曰：「此醃菜未熟，開之何為？」詔曰：「有人在內，焉得不開？」主人駭異，聽之果然。急開之，則尤踣踞其中，周匝皆菜，僅露頭面，撼之始覺。問所以入甕之由，蕩然不知。眾猜想移時，莫得其解。久之，尤忽自悟曰：「此必彼狐，請我入甕耳。」主人求得其故，亦笑而咋舌，曰：「更無可疑矣。」尤一路為狐所弄，愈出愈奇，直入河南界，始獲安寧，其後亦無他雲。

蘭岩曰：

一夕歡愛，天緣已早定之。狐雖攝入洞中，並無傷害意。既已去之，何必仇之，致遭戲弄，尤亦選事人哉！

董如彪

嵩陽董恒，字建威，以參將褫職家居。年四十餘，稱雄一鄉。性好武勇，所交悉射皮飲胃、飛蒼走黃之人。豔妾六七人，爭妍鬥媚，以悅一人。第宅復闊壯，園亭之勝甲一邑。園中有池，可容刀。緣池綠圍千章，就中構軒五楹，顏曰「萬綠」，極宏敞。值夏日，與其儔類講武其中。其父祭之，弗俊也。父歿，愈不自戢。

生二子，長如彪，年十八，次如虎，年十六，皆出側室。而如彪稟賦與父殊，秀外慧中，尤喜篇什，馳馬試劍，非其所好，以故失父愛，雞肋常遭老拳。家有老僕葛封者，質樸憨直，好強諫，董稍憚之。封有子印兒，年亦十八，為彪、虎館僮，詔秀慧點，一家之所鍾愛。

適秋高馬壯，董率二子及僮僕三十餘人，負弩肩槍，呼鷹嗾犬，往獵於山。自辰至申，獲禽甚少。興盡將返。鉞一大黑狐竄出

草中，董逐射之，連發不中，狐突如彪馬前，逡巡欲遁，董急呼如彪射之，如彪但束手笑，狐遽逸去。董叱曰：「懦弱子何顏甲至此，不畏若輩笑耶？」如彪曰：「家中羊豕甚多，豈必獵食？」董大怒，曰：「小子生為男兒，毫無丈夫氣，豈復董建威子耶？汝欲食羊豕，吾偏以汝伺虎狼。」遽喝下馬，奪其孤矢，但與一火槍曰：「留汝於此，不得狐勿相見也！」言訖回馬。

葛封棄槍投鞭，涕泣叩馬而諫曰：「大郎所言非無理，主人奈何逞一時之怒，則棄之萬山之中而不顧乎？且為人之父者，教子於義方，弗導於邪。凡邪嬖之事，無足為子孫效法者，主人自為之則已矣，何必戕賊大郎，欲其濟惡，而不欲其幹蠱也哉？」董怒曰：「汝病狂耶？胡為悖逆至此！」對曰：「老奴不悖，主不自知其非耳。夫人之所以修身齊家者，仁也，孝也，慈也，悌也。今主日以殺獸獲禽為樂，不體上天好生之心，可謂仁乎？父死未葬，愛及田游，可謂孝乎？棄弱子於荒山，以饜麋鹿，可謂慈乎？二郎旁觀，不發一言勸止，豈教之以悌之義乎？使大郎有罪，主人且當分謗；矧其無罪，棄之何名？」董怒髮如雷，馬箠亂下如雨，封頭面皆破，流血滿衣，釋手而退。董遂縱轡出山，眾人畢從。封大罵眾人，助紂為虐，一何喪心。乃呼印兒而囑之曰：「汝其追隨大郎，生死與共，吾毫矣，無能為役。俾大郎得狐而返，不致他變，則汝亦當如漢帝列侯得功狗矣。不然，即此永訣耳！」唏噓上馬，連促令去。

印兒踴躍而去，見如彪於岩下，方倚槍而泣，印兒慰藉之。如彪得伴，殊慰，相與覓狐，杳不可得。既而蒼然暮色，自遠而近，漸無所見。四山清寂，繁星滿天。樹響水鳴，狼奔鴟叫。二人蹲伏石畔，慙怯殊甚。

久之，月出峰巔，煙籠澗壑，依稀有人循岸徑來，相去一矢地，諦之，非人，夜叉也。敦腴血拇，齒福福如鋸，鵲行鸚鵡，目光眩閃，氣息咻咻。如彪戰慄俯伏，屏息不敢動。印兒低語曰：「怪物非一，此間非藏身所，不如升彼高樹，庶幾免患。」如彪曰：「素未嫻習，焉能升樹？汝速自為計，明日收吾骨焉。稍遲回，即成兩斃，轉非汝父付托之意。」印兒不得已，潛登一鬆，自濃密處，垂首下觀，歷歷皆辨。一夜又行至石畔，暮見如彪，遽滾地風旋，良久始定，拊膺而踴，若甚驚怪，作聲嗚嗚，餘者聞聲畢集。一夜又蹲地上，聳其背，一夜又提如彪腰胯，置其上，負之而去。

印兒心膽墜地，忽下樹密覓嚮往。曆數香棕，卒至一破廟前，有夜叉甚伙，皆拱立廟側。後數大樹皆參天，印兒復緣其上。隱隱見廟中有二人，一左一右，正面坐；又有數人列坐，衣冠奇古，身體甚偉岸。趨踰其下者，又不下數十人，皆不作夜叉形。又見諸野獸，如虎豹、如熊羆、如豺狼獾鹿狐兔者，紛紛廟外，何止千百頭。夜叉置如彪於階，蒲伏而出，似極震懾。右坐者曰：「董恒恣虐不仁，冥報在邇，今乃忍棄其子，亟當先殺之，以抑眾怒。」列坐一人曰：「不可！董恒雖惡，其子無罪，且一言梗父，有止殺之心。罪人不孥，不肖子猶將宥之，況如彪賢子乎？」右坐者曰：「然則將何以處之？」列坐者曰：「不如釋之，上以體上好生之仁，下以行明公恤刑之惠。至於報德報怨，自有主者，非吾曹事也。」右坐者曰：「參軍之言是也。」命夜叉仍負之去，置故處。夜叉方舉趾，即有一老人跪階下啟曰：「適承明諭，報德報怨，自有主者，董如彪與臣有恩，請主之。」右坐者曰：「可。」老人叩謝負如彪而出，蹣跚東去。

印兒下樹尾之，越險履福崎數里，抵一洞口，老人欲入，忽回首見印兒，訝曰：「爾何為者？」印兒曰：「偶迷路，欲覓一宿耳。」老人曰：「此間非子所宜至，宿愈不可。」印兒曰：「主人被負至此，予將安歸乎？」老人熟視曰：「得無見誑？」印兒曰：「如其不然，予縱好事，亦不當深山暮夜，涉險給人。」老人點首曰：「此說大有理，不復汝疑，但從我行，保汝主僕得啖飯處。」因同入洞，洞中黝暗，頗不易行。凡數折，忽大開朗，平衍廣闊，雖戴石履土，而迴廊曲室，無所不備。男女數十人，聚候於庭，見負如彪至，莫不欣慰，爭來扶掖，安頓榻上。飲以硃砂湯，如彪神氣始復，雙眼微開，印兒遽遂擁之泣曰：「大郎蘇矣，勿驚。」如彪見印兒，矍然起坐，問此何地，豈其夢中耶？印兒哽咽告之，老人曰：「此洞天也，隔絕人世，不知其幾由旬，欲歸不得矣。汝止此，無徒悲。」如彪拜問出處。老人自稱胡叟，「兒女頑劣，不計利害，非子仁者開一面之羅，則此時肝腦塗地矣。」如彪故穎悟，便知即日所縱之狐也。自念既有施於彼，住亦無患，密語印兒，印兒亦恍然，遂相安，不以為異。

日漸慣熟，雖閨人亦不相避忌。叟二女，長曰阿筍，身小而潔白如玉，媚曼雙絕，為九姻所重；次曰阿嫩，修眉細目而微麻，婉妙殊甚。叟議以一女妻如彪，而莫決誰可，胡媪曰：「盍效法古人，以紅絲係女腕，而焚其頭緒，令董郎隨意牽其一，為寶窗之選。」叟曰：「是或一道也。」阿筍止之曰：「董郎有大恩於妹，以妹家之，情理兼盡，誰曰不宜？」叟拊髀曰：「此不易之論也，夫復何疑。第如汝之能讓，亦有足多者。」筍含羞而退，於是阿嫩歸如彪，舉室豔羨，以為玉蕊瑤英，天然佳偶也。

筍酷好詠吟，時時如彪夫婦，相與談詩，或分箋拈韻，共相唱和。如彪嘗盜小婢，為嫩所執，戲令長跪，而批其頰，諸婢傳以為笑。筍謔之以詩曰：「鸚鵡比翼鳥，一夕忽分單。夜靜更深後，鶴行驚伏前。雪膚依草薦，玉掌示蒲鞭。俯首天生氣，即當憤鼻邊。」如彪見詩笑曰：「阿姨可謂揣摩到家矣，然而尚有未盡處，試為足之。」乃和而返之曰：「垂成事忽敗，肘膝赴床前。方寸癡如醉，雙腮熱似燃。夜深孤鳥動，春老一鸞眠。不殺刑猶酷，飛覺壓兩肩。」筍展誦一遍，銜袖而笑。嫩怒之以目，曰：「子無伎倆偷香，奈何以我解嘲？」如彪曰：「句句實，字字真，豈有虛假？」嫩曰：「字經三寫，烏焉成馬。況事已隔日，汝等詩人更多附會，往往誣妄好人，那足為憑！心正何怕眼斜，一任汝曹喋喋！」筍曰：「妹以閨威自鳴得意，妹夫又口有雌黃，皆非兒所當究。但借此作一詩題，聊以破悶耳。」嫩戲拍其肩曰：「姊姊作奇想，便強使人削趾適履，獨不念隔膜之詞，傳之悠久，徒為亂真之贗乎？亟當自懺，勿泄於人！」筍笑曰：「妮子包羞矣。既出軟語，姑置之。」遂裂詩於燭上焚之，歡而散。自此與如彪相狎，無所不至，但不及亂耳。

一日，姊妹同往舅家，翁央印兒為御。筍於碧紗中，見其韶秀，歸制《如夢令》辭曰：「擲果潘郎風味，傅粉何郎風致。底事不同車，忍作執鞭之士？留意，留意，留意詢伊名字。」既而出戶，疏於防檢。適嫩攜如彪來，得辭競觀。嫩笑曰：「兒今日又得詩題矣。」遂擊箋和之曰：「漸識石榴滋味，驀見蓮花標緻。有女正懷春，誰是誘之之士？留意，留意，留意印兒名字。」如彪方欲捉筆，筍已歸室，過窗下，聞窗內折紙戛戛，磨墨隆隆，猛憶詩箋未收，急入視，嫩已睨之而笑矣。筍羞澀無以自容，嫩曰：「知姊又得一詩題，故來相賀。」因以和詞示之。筍大慚，二人戲語間雜，良久始去。叟聞風笑曰：「婢子下流，乃悅及輿夫耶？吾不可效王鄭之所為，致兒女子憔悴以死。」即擇吉以印兒贅筍。

居久之，叟謂如彪曰：「子二人可以歸省矣。」如彪慮父不容，叟曰：「雖欲不容，豈可得乎？二女任攜之去，第無所贈，實為可愧耳。」是日置酒為餞，唯一小駟駕巾車，命四人乘之，行甚駛，轉瞬已失洞之所在。並無執轡者，而小駟不須鞭策，循路委折，直抵家門，宛若熟路。四人下車，小駟自返，入門，一家驚以為鬼物，又見二女之豔，彌各詫異。印兒備述顛末，家人始定，爭為泣告曰：「大郎在外二載餘，豈知家中一敗塗地。主人自棄大郎，歸來三日，即捐館矣。二郎病癲癩，接踵而歿。唯葛封於一月前，自云上帝命為某山之神，是夜無疾而逝。房中諸姨，均已改醮。奴婢之所以不致星散者，徒以有大郎生母在耳。」如彪大慟，登堂拜母，引罪自傷。母曰：「兒見棄於父，罪不獨歸也。今得婦而返，殊慰老身。」又念葛封之忠，印兒之義，養為己子，更名如麟。二女事姑極孝，家資十倍於昔。各生一子一女。親故知為狐育，無肯結婚者。男娶女嫁，皆求之於遠方。

後十餘年，母死。殯葬之禮，哀祭皆盡。既服闋，如彪悉以田宅分屬二子，同如麟復從二女入山，遂不復返。其親多言狐女別無異人處，唯衣不更新，亦不舊敝，面貌常如十八九歲人，善食雞肉，嗜火酒，為可異耳。又言其姣媚處，見之者無不狂惑失志。所遺子女雖美，然較其母，百不能逮也。

蘭岩曰：

董恃財自恣，棄子拒諫，可謂不慈矣。身死家敗，立見銷亡，非冥報乎？印兒從如彪於萬山中，歷涉危險，雖死不避，忠義可嘉，其獲佳麗於意外，不亦宜哉？

某別駕

某別駕之任嶺南，值大雨，借館於山左許氏家。許故大戶，宅第深廣。書舍後朱樓五楹，別駕欲下榻其上，許有難色。別駕固

請，許躊躇久之，始曰：「下榻固無防，但樓中所有什物，幸勿移置也。」別駕敬諾。許置酒相款，至二更，乃命燭導別駕登樓，鄭重而去。別駕環視樓中，一切箱櫃几案，琴書妝奩，床帳等物，無不整潔。別駕默念：「此必主人閨秀所居，乃是曲房宴私之處，以我力請下榻，故爾曲意騰那，其誼亦良厚矣。事出冒昧，心中不安。翌日會須厚饋，以酬其情也。」籌計更餘，始就寢，啟帳視之，見翠被繡衾，麝三芬馥，心愈然，然無如之何，姑就寢。

輾轉間，恍聞履聲藉藉，心異之。伏枕潛窺，見一女子，麗甚，年約十六七，衣裳縞素，就幾上剪燭，開鏡匣，作晚妝，盥漱訖，徐徐盡緩結束，置諸梳櫛；獨留褻衣數事，置諸薰籠；焚香易履，即移燭啟帳，上床。一足甫入衾，別駕神蕩已久，遽以手握之。女驟驚，戛然一聲，破窗而去。急起索衣，杳無所見。窗紙如故，衣飾亦亡。別駕始悟非人，大聲急呼，僮僕畢至，亟起主人而告之，並詰其故。

許始而愕然，繼而愀然，既而泣然，曰：「客長者矣，誠以實告。小人有妹，色藝俱不下人。許字同里吳孝廉之少子江，未嫁而江短命。妹誓不更嫁，屏居此樓，日唯事書畫自遣。前歲季秋，年甫十八，病不起，遺囑母氏曰：「兒死亦不下此樓矣，望母勿忘珍愛，勿撤床第，凡夙昔玩習之物，妝奩之具，悉位置如生前。」囑訖即瞑。母不忍拂其意，悉如所囑，迄今閱二年矣。昨公欲下榻於此，小人所以猶豫者，職此故也。後思人亡已久，似無事涉嫌，故不敢方公命。詎意貞魂未滅，褻瀆貴人，驟聆所言，並詳容色，的是亡妹。驚定悲生，老母聞之，尤虞痛絕耳。」別駕拊案而歎，心惋鼻酸，弔之以詩，奠之以酒，詳志裡居，並書姓氏，誌朝辭去。至於任所，下車伊始，即為請旌於撫軍。撫軍亦為感動，第未審其後果能旌表否也。逢書農能為悉述之。

閒齋曰：未嫁而能守志，不奇；奇在身死而鬼猶守志也。第貞烈之性，生得全歸，而一行作鬼，乃為人窺素體，捉纖足，鬼而有知，吾恐自傷有污，必將投環而復作貞潔之鄉耳。

蘭岩曰：

貞烈之魂，金石並永，詢不誣也。嗟乎！香奩粉匣，猶存昔日之精神；冷雨淒風，獨受今茲之悲楚。空樓闕寂，獨往獨來；塵境蕭條，自嗟自感。詳其姓氏，志厥裡居，請而旌之，庶可以勉貞魂也夫！

雙髻道人

鄂都市上有道人，面黑而髯，身而瘦。不詳其姓氏裡居，亦不詳其年歲。或曰：「聽其語音，似湖湘人。」或曰：「似河南。」「似成都。」悉不可必。以形求之，常縮雙髻，咸以雙髻道人呼之。縣有富人呂氏，生七子二女，同居各爨，有賈者、客者、從軍者、游而惰者，無足紀述。惟六子驊，納粟為太學生，少年任俠，尤癖好符咒之事。平居購求秘書，盈囊累笈，終日閉門檢閱，硃筆黃紙，與香燭錯列，夜間戟指禹步。一家莫測所為，唯二妹附和之，而卒無一成，殊為鬱結。

一日，游平都山，偕徐、邵二友過市，見道人立坊下，遮道謂驊曰：「諸郎雅游，能攜我一行否？」驊難之曰：「馬止於三，先生豈可獨步，與廝僕伍？」道人曰：「郎第行，勿為我慮。」驊及徐、邵並嚮往，既至，道人已先在。驊問來何速，道人曰：「由捷徑耳。」驊頗疑之。酒半，邵言其先人官九江時，每游廬山，熟聞其名勝，恨遠不能至。道人曰：「諸郎有廬山在念耶，盍即此一往游之？」徐、邵咸笑其誕，驊獨欣然願往。

道人令閉目，去其履襪，以指蘸唾書符於兩跖，喝曰：「起！」便覺兩耳風濤洶湧之聲，一食頃，足已踐地，開眼見白雲滿衣，罡風砭骨，蓋已立五峰絕頂。道人曳之，並坐石上，以袖拂之，風定雲開。俯瞰下方，一目千里，諸山撲地如培碕，湖光一片。康郎、大姑，似螺嵌冰盤；萬點風帆，若蠅矢集鏡；繞山諸郡縣，盡作碧煙數點，歷歷可指。道人曰：「子知之乎？此廬山極巔也。值此亦有出塵之想否？則生斯世，凡百可為，若能登最上乘，斯不負精力。況神仙一道，又子昌歌、羊裘之嗜，誠所謂一求便得者。子其留意，時哉弗可失也。」驊不覺自投於地，涕泗交流，千萬首肯。既而道人曰：「可以歸矣。」仍前攝以歸。

徐、邵但見其閉目久坐耳。驊至家，延道士入廳，跪而拂席，膝行再拜曰：「始吾以先生為一邑之狂人也，乃今而後知先生為當世之仙人也。願委贄為弟子，肯收錄否？」道人曰：「小郎之志則大矣，心則誠矣，然而時未至也。」驊曰：「傳數奇術異法，先為入道之門，庶不虛此良緣也。」道人筮之，吉，乃許之。驊大喜，呼二妹出拜。淨後園精舍三楹，以居道人，與二妹受法，日夜練習，妻妾亦不得面。道人又淫其妹曰：「吾將使二仙姬懷仙胎也。」半年後，道人或去或來，驊與二妹，亦時夜出，達旦始返。驊面色日漸青白，二目瞪然，能登雲作霧、喚雨呼風、召神役鬼等術。其妻屢誡，勿炫於人。驊曰：「吾有此術，可橫行天下，人其奈我何？」於是不自秘密，枕邑莫不知之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「良人出，則必盡夜而後返，其蹤跡甚詭秘也。汝盍瞰之？」妾諾焉。是夕，施從良人之所之，卒至西門外密林中。已先有六七人環坐，其次有似秀才者，軍卒者，賣菜傭者，又有一僧一尼，貌極猙獰，而雙髻道人亦在焉。見驊至，群起訝曰：「皇帝來矣。」驊中坐，諸人列坐，相與計議。其妾隱身於黍稷中，諦視之。咸稱僧、尼、道人為國師，秀才為軍師，軍卒為元帥。所論無非先取某州、據某縣、殺某官，大抵皆叛逆之事。尼問曰：「二仙姑胡不至？」驊曰：「彼迫魂之法，尚不精練，來時令其演之，今夜不至矣。」日曠暮，遂各起身向西去，不測所往。

其妾驚但，奔告其妻。妻大懼，潛至後園，從後門隙窺之。見樹下有土台，高尺餘，上設一幾，幾上燒雙燭，大如臂。燭光下，有骷髏七八枚。台四角皆燃燈一盞，二妹被發跣足，仗木劍、步罡風於其上。覺陰慘怖人。卻回，相與曰：「良人者，所仰望於終身也，今若此，不我能愜矣！」乃相泣而訕於庭中。鄰婦過而怪之，殷殷至詰。其妻忿甚，以實告。

鄰人恐為所累也，鳴於官。官慮其不軌也，密白總戎。總戎陽寢其事，而遣其子及標將密跡之。得一洞於萬山中，妖人出沒其間。飛騎報聞，總戎乃親率輕騎一千，銜枚電赴，晝夜抵其處，以枯柴裹穢物，雜以硝磺，堆積洞口如山，舉火焚之，煙燄蔽天，次日未刻始熄。使壯夫入洞搜之，得薰斃僵屍二百有奇。揭榜月餘，無敢認屍者，遂瘞為巨塚焉。一僧一尼，人皆不識，唯一道士，一黃衣少年，咸識為雙髻道士及驊也。總戎令裨將，率眾就呂家，掩執二女。二女用邪法咒脫，嚴捕未獲。遲數日，有人於西陽山中，見雷殛死二女屍於岩下，告官驗之，背有朱書曰：「左道惑眾，妖人呂氏」云云，方知二女，雖幸脫國法，終難免天誅也。

蘭岩曰：

今試有執途人而告之曰：「汝為皇帝」，未有不駭然而走，以為能罹滅族之禍者矣。驊固蓄有逆根，故道人得阿其所好而欺之。左道惑人，愚人往往迷而弗悟，卒之身首異處，悔之何及。吁！可哀也夫！

阮龍光

新建阮龍光，公車入都。將抵繁昌曹縣，遇風，亟艤舟入僻港，泊荒唐之下。二更後風息，明月滿天，十數鄰船，盡楚巫巴客，神簫夜火，雜沓紛囂。阮不耐其嘩，獨登岸謀靜，同載者咸不知也。

信步得一巨石，倚大樹一株，即坐踞其上。食頃，隱隱聞斥堠下，有人絮語，察之，見八九人團坐沙際，相去不過十數武。阮以為汛兵值宿，故憩於此，初不為意。夜靜，江山清寂，語言了了可辨。聞一老人帶晉音者言曰：「一眨眼又一年矣。黃六爺父子尚未來時，咱與耿先生、薛三哥、金大嫂、宋姑娘，每夜共坐此地，亦時聚飲，彼時薛三哥尚捕魚，必繫船於渡頭楓樹下，金嫂戲窺其籃筐中，竊取小魚；耿先生獨守腐局，始終不肯下箸。我等群咻之。及薛三哥同李七姪入伙後，耿先生被伊終夜啣礮，猶徵酒逋，亦何可笑。今黃六爺……」云云，語遂輕，殆不可辨。俄一操吳音者曰：「莫污蔑人！」

尋聞一少年哀泣聲。又一人曰：「一人向隅，滿座不樂。憶昔泊此，被僮楚窘迫時，金家姑嫂，亦不克免脫。是時耿先生弇獨無依，實大可憫。」一人嗤之曰：「彼受趙撫台托辦貢物，盡出何樓。李總戎囑作碑文，悉由撿拾。詩不解蜂腰鶴膝，字不能蠶尾蠅頭，卯酉參商，隨筆湊合。歲糜儉金百兩，日市腥肉二斤，然猶唆訟投詞，危於繫卵，憂忿怨戕，窘若拘囚。今冤處九幽，幸全四體。不聞『楚語』，但作『吳吟』。薛三哥蹇滯一生，漂泊半世，得魚換酒，出險入夷。先生酒衝愁陣，固然矣，而抑念奇兵之所自來乎？讀書人漫作顛顛，已不足為訓矣。顧又嘖然哀鳴，妄夙債而念夙隙，是先生猶有蓬之心也。所謂不矜細行者，乃至此

乎？」

既而少年啼愈哀，入耳極淒楚。移時有秦音老人慰之曰：「吾輩亦已無生趣矣，乃對酒當歌，希圖破悶，奈何復事野哭，令人不忍復聞！縱李兄言太刻毒，適足破泣成笑，何須芥蒂？即如老朽三五少年時，視取科第真不啻摘髭，禍福罔知，一味驕滿，形骸放浪，思與晉人分道揚鑣，未遇嚴師，不親諍友，性由習改，心為境移，以致喬梓相乖，稿砧多舛。不意鳩伎倆，決飛祗槍榆枋；白髮青衫，竟作道旁苦李。迄今觸艘載士，念魚腹而心酸；魂魄思鄉，望雞頭而氣苦。不幸之幸，邂逅多君；不言之言，烏乎吾子。」無何，少年哭漸止。

繼有作歌聲，聲如曳縷。歌未竟，群作嗟歎聲。阮始知遇鬼。恆怯問，瞥見一燈瑩瑩自遠而近，所坐樹根石下，嘩剝有聲，青磷如豆，轉瞬遍地皆是。阮大懼，毛髮竦張，倉皇歸去，步步迍邐。覺月色不明，兩眼皆障，奔走半夜，筋力俱疲。迨東方既白，始如夢覺，依然在樹下石畔，跬步未移。色變神癡，顛踣於地。舟子晨興，失阮所在，同來蹤跡，掖之以登舟。阮述夜來所見，或曰：「此鬼打牆也，無足怪。所可怪者，前月有鳳翔黃監生父子，販法帖於蘇州，覆舟於此。鬼所稱黃六爺，及所聞秦音老人，必其人也。其餘既分先後，必有新舊，蓋相繼溺死於江中者。」阮入都，為咸安宮教習。予嘗聞其自述如此。

蘭岩曰：

阮塚間遇鬼迷惑，亦常事也。未聞若是之言語，歷歷如晤生平者。

某太守

某大僚，位首揆，甲第連雲，富擬卓、鄭，門庭若市。干謁者，恒旬月不得一見，名紙堆積。某太守，失其名，夙與其家奴某季相友善。每入都，則館其家。季巨富，擁資百萬，喜交仕宦為光寵，往來無白丁。太守呼季之父為叔。其父出入，太守每為執鞭捉銜，修子姪禮，以是為眾人所羨，亦以是為君子所輕，鄙不齒數，而太守自以為得計，處之怡然。

適相國壽辰，季父子皆入府供役，太守獨坐齋中。夜分有叩門環聲，啟戶視之，則一穉纖合度、位置得宜、皓齒明眸、雪膚花貌二八佳麗人也。太守驚異，詢所由來，女稱家人之女，憐公岑寂，聊過一談。太守神思惚惚，弗克定情，乃相與繾綣，無夜不然。每至則醇醪膳饈，滿前列羅，不審從何處得來。女無所不能，能無不妙。而尤精李虛中秘傳之術。太守問功名胡底，女推之曰：「八字人格，自是二品貴人。所可惜者，官品高而人品低，人爵進而天爵退耳。」太守曰：「敢聞其說。」女曰：「人生富貴貧賤，皆有命焉，非人力所可遷就也。世人不安其命，不明此理，以為人力可以致之，奴顏婢膝，倚靠冰山，百計經營，以達貴賤之路。即如今日相君之門庭奔競者是矣。然相君之勢位日崇，則門下之趨承日盛。此而千金為壽，彼則蓍蓍以進之；彼而萬金為賂，此則什伯以形之。相君縱欲市恩，而即此兩端，已不得不高下其手。況趨炎附勢者，如蠅之逐臭，蟻之慕羶，不堪屈指，詎止此兩端而已。公欲叨淑世之榮，而先蹈失身之辱，且又等而下之，媚及臧獲，此巾幗尚以為羞，寧鬚眉反不為愧？異日莫雲二品，雖位極人臣，夫何功名之足稱述乎？」太守聞之，慚汗如雨，改容謝曰：「敬聞命矣，會當他徙。」女曰：「徙之似矣。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。還須痛改前非，勿蹈故轍為得。」太守曰：「雖然，舍卿而去，何以為情？」女曰：「兒亦從此永訣。」太守愕然曰：「何遽出此？」女曰：「兒非人，實日壇中一老狐也。與公稍有夙緣，故來了之。了卻夙緣，雖欲一夕聚首，不可得也。前程遠大，慎之重之！」言訖遽去，不復至。太守不勝感喟。翌日，托故他徙。

未一年，相國以罪免，季亦罹法。太守深自悔過，磨琢自新，後果仕至某省巡撫，晉兵部侍郎，一如狐女所云。

閒齋曰：人設喻借人之勢，以恣威福者，曰假虎，曰憑城。是天下齷齪諂笑，最工媚人者，莫狐若也。今觀此狐之所以規正太守者，人而狐，狐而人矣。如此狐，固為僅見，而世之如太守其人者，胡何多也！

鄧縣尹

衡水某村，有婦人與豪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，為屍姪所首。姪夫以多金賂作行人，俾其袒己。相屍無傷，官不能理，轉斥其告誣妄，痛懲之。

復訴諸府，太守委定興令鄧公往按之。鄧至，反覆相驗，不得證據，夜宿館舍，思維不置，披衣起坐。時約三更向盡，從人熟寢，地上鼾聲相和。已而有寒風起戶下，簾幕動響，燭光昏暗，隱隱見壁角現一人，乍前乍卻，倏跪於地下。鄧不禁毛髮森豎，凝神省諦，則形質服色，彷彿日間所相屍也，微作啼泣聲，右耳畔垂一白物。鄧忽悟，乃大言：「被害之冤，吾必為爾雪之！爾其斂跡，吾知之矣。」其人叩頭而隱，燭亦驟明。鄧遂就寢。

翌日，折柬召衡水尹曰：「氓之嗷嗷，詭辭興訟，苟不立鐵案以杜其口，將何以肅公令而靖刁風？請與公督責相人，同至屍所，使死者無遺憾，生者無遁辭。席上可以復府尊，下可以服觀者。」衡水尹見書笑曰：「人謂鄧公書癡，良不妄矣。作縣十年，貧如寒士，其才可想矣。似此公案，豈拙官所能辦耶？」於是復往相之，鄧叱令檢視右耳，乍作失色，乃於耳中取出水濕棉絮，須臾堆積，約略半斤。鄧指示衡水尹曰：「此姪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。」尹大驚駭，再揖謝曰：「似此奸謀，不特目所未睹，亦且耳所未聞，實《洗冤錄》中所未載。微貴兄，其孰能知之？」鄧曰：「此冤魂之靈，非弟之能。」即屍前提姪夫淫婦，嚴刑拷掠，盡得其狀。姪夫坐斬，淫婦坐凌遲。案結，一邑再稱神明。

蘭岩曰：

真心為民，細心辦事，不辭辛苦，不憚繁冗，魑魅情弊，焉能逃秦鑿哉？倘草草了事，以為明決不究，其不為奸吏，欺誑也幾希。為民父母者，尚其加意哉！

靳總兵

魚河堡在無定河畔。河流移徙無定，往往不遵故道，輒有時去堡三四十里，居民取汲甚艱。會夏月，零雨浹旬，所在沙漠窪窞處多渟潦，居民賴之。

有一潦，甚深闊，歷年不涸，遂有妖物據之，竊食村中羊豕，漸及小兒。村人通宵邏守，比戶戒嚴。或有見其形者，則一大黑人，高丈餘，烏衣長鬣，猛鷲驚人。村人患之。適一道人，年近八旬，與二徒自湖南來，自言能祛邪怪。眾公醮四十千，洩其用法，道士以老辭。其徒請行，道士曰：「汝術無能為也。」徒曰：「昔在川中，何以成功？」道士曰：「此非其比矣。彼川中之水，分沙漏石，易為措置。顧此濁流，何以設施？」徒曰：「一符一籙，猶致一流金，諒此麼麼，何足齒數！」遂不聽師言，步至水濱，禹步焚符，以召妖物。久之不至，乃亟解衣仗劍，泅入水中，即刻波濤洶湧，眾以為道士捉得妖物矣，喧呼以助其威。一食頃，水盡赤，見一臂浮水面，俄又一頭浮出，就視之，則道士已肢解矣。眾大驚，四解而奔。

會榆林總戎靳公（桂）行部過其處，見奔民而訝之。詢知其故，急遣兵三百人，鑿渠運戾，盡徹其水，得一黑魚，長二丈許，巨口無鱗，撥刺泥淖中。殺而烹之，味劣甚，自是怪絕。

閒齋曰：

予聞北海有冰鼠焉，常伏層冰下，齧一穴，歲久大如象，齧愈甚，穴愈闊，水愈薄，暑或泮焉。泮則失所天，失所天而見其真天，則死。人取其肉為餐，骨為器。因歎世間傍門戶求利達者，人皆名為趨炎，而張彖獨有冰山之喻。嘗疑擬非其倫，且冰既山矣，庸有消時乎？觀於此而後知彖之善喻也。此黑魚亦大類是。

恩茂先曰：

和霽園言其祖誠齋公（明）鎮武威時，秋稼將登，忽為李左車所虐。公怒，選壯夫百人，向雲頭施火攻迎擊之。雲雷輒退，冰雹頓止。蓋其地近陰山，雹有大於石磴者。自公行此法，數年無雹患。奇人奇舉，何異錢塘之弩！又，公憂歲旱，數祈雨不應，乃至城隍廟與神約，三日內不雨，必毀像焚廟。是日向午，黃沙蔽天，閭閻挑燈為市，日暮遂雨。初如毛，漸如絲，繼而大雨如注，盡夜方止。四野沾足，一郡歡聲雷動。紳衿父老，齊集轅門，焚香拜祝多福。二事皆載武威東門外功德碑。

蘭岩曰：
至誠感神，昭然不爽，韓文公驅魚，同一理也。

藕花

商丘宋文學，客禹航，僦居湖乾。薛荔衣牆，苔茸毯砌，地極幽僻。柴門面湖。夏秋之間，蓮花最盛。宋性故愛蓮，有詩百首詠之。

會夏日，倚門縱目；見二女郎，操艇子來彩蓮。一衣紅，一衣紫，姿態甚美，而衣紅者尤豔絕。次日復至。大約申來酉去，比日皆然。宋初不敢問，後以其頻，漸相熟識。因詰之曰：「盪舟亦屬險舉，彩蓮不為急務，何不憚煩？」女笑而不答。宋復以言挑之曰：「蝸居在望，何不一過吃茶？」女復不應，但促回棹。紫衣女轉艤船近岸。曰：「彼既強來作東道主，即一往過臨，看其將何以逆客。」宋大喜，踴躍為異。

宋固獨處，唯一傭奴服役，見之疑訝，問：「那得致此麗人？」宋給之曰：「家中姊妹也，來此見訪，萬勿泄言外人，致增酬酢。」奴唯唯而去，但司庖廚，無暇旁及。二女相顧而笑。紫衣女曰：「誰謂書癡誠慙，矢口虛妄，尚須思索耶？」宋亦笑，於是狎昵殊甚。詢及姓氏裡居，紅衣女曰：「兒名藕花，小婢名菱花，家在湖上不遠，土著也。」是夕遂留與亂。

雞鳴則欲言別，宋因挽之。女愀然良久，乃謂宋曰：「荷君雅愛，詎忍一刻睽隔，特勢有所不能耳。知君達者，必不為怪，請以實告。兒輩非人，實花妖也。君苟不棄，祈至湖上，見芙蓉中有一莖紅鮮異常者，即其下有菱花一簇，可並移歸。勿傷其寸根片葉，置諸盆中，養以湖水，勿畜犬擾，勿接惡客，則兒與菱花當得朝夕相對矣。」宋且驚且喜，謹志之，遂縱之去。

旭日始旦，即蕩小舟，遍閱花中，果有一莖，紅儷朝霞，香逾冰麝，大亦倍於凡品。更驗其下，有菱花迥異。即出重賞募漁人，並泥移歸，培植巨甕中。閉門謝客，終日臥坐其側。三日不見女來，頗深疑抱，默搜冥想，萬慮紛然。

至第四日，悶而午睡，覺耳畔有拖裙聲，視之，則二女已至榻前矣。相見驚喜。藕花曰：「蒙君滋養，感深五內。第資質脆弱，不任勞瘁，故數日蘇息，不能動履。至君寂寞，誠不自安。」宋曰：「但得長聚首，何妨暫違顏？鰥生年來，如窮波斯，落落不稱意，今得與二卿為偶，雖死不恨。」女曰：「君此心真堪心感，但能終守不渝，則懷與安雖敗名，誠非無益於性命也。且名者，實之賓也。輕鷗泛水，起滅須臾，苟不行樂及時，縱活百年，如蜉蝣朝菌耳。即如兒輩，去千頃之廣，而就一勺之多，辭鏡湖之深，而居瓦缶之淺，非不知猶魚游釜中，燕巢幕上，其安危無壽，天壤之懸殊也，亦以子生不如偶死耳。」因貽宋詩曰：「彈指韶光易老，瞥眼初陽又曛。從此朝朝暮暮，不隔秋水思君。」自此，三人如形影之隨，不離跬步。二女極相恤，衣服履舄易著，不分爾我。

一日，宋他出，二友過訪，不值。見盆中菱花秀異，彩之而去。日暮宋歸，藕共泣訴菱花被創之由：「君不憐而救之，兒豈忍獨生？」宋大慟，問何術以救之，女曰：「但培其根，每清晨為誦『觀音咒』九九遍，明年此際，可以再生矣。」宋如所教，至心持咒，時以湖泥培養，日夜不輟。次年復出。菱花忽至，雖覺瘦生，而姿態愈豔，相見悲喜交集，各敘間闊，刺刺不休。宋自得二芳，精神發越，形氣清爽，讀書一過，輒能默誦。

又一年隆冬，大雪盆冰，一夜寒冽，二芳不至，宋獨居蕭然，不測何故，夜夜不寐，涕泣沾衾，日對瓦盆，潛祈默禱。倏忽春盡夏來，藕花獨至，形容憔悴，悉苦不勝。宋擁置膝上，為之拭淚整鬢，問：「何為孱弱至此？菱花安在，不與偕來？」女泣曰：「尚憶菱妹耶？已作凍鬼隔年矣。兒亦不耐嚴寒，雖苦不死，而奄奄一息，不久亦將辭人世，與君永訣矣。」宋一慟幾絕，思之不置。賴藕花相伴，不至哀死。但藕花日漸瘠羸，宋又憂之，延醫調治。醫一見失志，診其脈又甚異人，漫留藥一刀圭，志其門徑而去。雖去而日伺於門，冀其一面。

適宋又他出，是日薄暮，醫偷見藕花獨步湖上，丰姿綽約，與湖蓮爭妍。醫不復能耐，突前抱持之，藕花駭而逸，縱身湖中。醫慌持其足，足拍然而折。視之，藕一段耳，始知其妖幻。急告宋，宋大痛恨，趨湖上哭之，深恨醫之選事，欲鳴諸官，傭奴勸阻曰：「明明妖異，雖之官，庸得理乎？」宋乃止。翌日，仍至湖上哭之。見一蓮花浮水面，斷藕猶存，痛哭抱歸，種於盆，越宿即萎。乃具棺衾，葬之湖上，作《芙蓉詠》以弔之。遂髡緇為比丘，雲游不知所終。

蘭岩曰：

花是美人前影，美人是花後身，原無分別耳。弱體柔肢，珍惜之且恐不勝，那當此庸醫惡客，疊加損折哉？彩雲易散琉璃脆，信不誣也。

王塾師

宗室某王子向問亭，方其未襲爵時，家有塾師王姓者，教授有年矣。往往作戲術，頗奇幻；偶一炫露，漸為家人所知。一日，與白之親故夜飲，客曰：「此時安得鮮魚湯啜之？」王曰：「易易耳。」乃覓一籃子，命館僮提之，閉目繞地而走，僮且走且作摸魚狀。有頃，王曰：「止！得之矣。」果得一魚，長尺許，撥刺籃內。烹食之，味極鮮美，眾詰館僮何來此魚，則雲：「在水中摸得耳。」或又思市賣者，王即取錢如價，置籃中，仍命僮閉目行。隨見多品在籃，烹飪之美，如初出鑊者，熱爍唇齒。諸如此類，不一而足，愚者驚其神，智者但謂其有搬運法耳。

居久之，王子忽患癆疾，日漸羸。易醫數十，藥石罔效。親串中來探候者，進則相慰，退則共議，以為斷無痊理。其母某福晉，只生王子一人，日夜焦愁，眠食皆廢。或言王子之病，非俗醫所能瘳，館中王先生，法術玄妙，福晉尚能降心求之，彼必有以授手。福晉以為然，即使內監延王入，涕泣而道之，王正色力辭，以為不能。福晉跪請，聲淚俱下。王請福晉起，俯首沉思，移時未決。福晉又再四拜懇，良久，王始許諾，曰：「明日當有以報命耳。」趨出，而囑其館僮曰：「無擾我睡，俟吾自寤。」遂引衾而臥，狀若死人。

王子有山陵在某處，祖塋也。是夜二更後，守陵人有直宿者，瞥見一人，由甬道徑入宮門，審諦之，則王先生也，大駭愕。隱念先生在城內，夜深來此何為？方冥想間，旋見殿上有人出迓，衣四團龍褂，拱王入殿，分賓主坐，執禮恭謹，似有所懇。王亦有言，相隔遠，悉不能辨，但潛身屏息，於窗隙中窺伺之。俄聞門外呵殿聲甚嚴，見侍衛多人，擁一王者入，像貌瑰麗，氣度尊崇，冠履衣裳，皆非時制。王與殿上人，疾趨迎拜，同入殿中坐。王者居中，王居左，殿上人居右。王起坐再三，似代為殿上人請托者然，王者無言。少焉，忽聞一片喧囂，見一人裸形，手將一髮辮，且打且行，同跪階下，細視被將者，即王子也。殿上人趨步下階，向其人哀懇求寬，復拜求良久，其人終不許。殿上人泣而入殿，王隨趨下，向其人耳語數四，亦不允。王嗒然卻回。既而王者出殿，當陛而立，開諭再三。其人不得已，始釋手，痛哭而去，其聲甚慘。殿上人拜謝王者及王，殊形感荷。已而王者去，王亦繼去，殿上人送之出門，返入殿上，遂寂然無所見。

翌日入城，備述夜來事以報福晉，曰：「小爺病當愈矣。」福晉未遽信。無何王睡起，人告福晉曰：「昨為王子事，大費調停。蓋王子之祖，在生時曾枉殺一漁人，漁人訴於冥司，冥譴先王當斬嗣，至王子即絕，以償漁人之怨。吾感福晉之誠，竭力關說，始得暫免王子之厄，然夙冤未解，尚需建醮超度，方克解脫，幸福晉勿忘也！」福晉感謝，一如其教。王子病遂痊，自是，合府之人，敬王如神明。

一日，王子約王游西山，夜宿山中清話，驀見一黑物，大如牛，蠕蠕而至。王見之大驚，急囑曰：「知之矣。可先去，於某處某潭下待我，行將至矣。」物遽去。王子駭甚，問此胡為者，王歎曰：「吾以不自檢束，每自炫露，今此物欲與吾較量，吾之厄也。此物法術至精，吾非其敵。然與之較必死，不較亦死，不能不與之較。請王子備棺衾，明日於潭側收吾骨焉！」王子大驚，力止其行。王曰：「是無所逃避也，即當往矣。」言訖，唏噓而往。

王子心不釋，潛率家人十數，踵至潭邊察之，不見蹤跡，惟聞蘆荻中奔騰迅驟，或見白光亂鬥，橫若掣電，旋若鉅火，如數百

金戈鐵馬之聲。聽之膽寒，見之股栗，直至雞鳴始靜。向晨入視，則箭攢黑物，遍身皆滿，伏地不動；而王亦赤身僵臥潭邊，鬚眉毛髮皆盡。昇之以歸，越宿始蘇。細詰其故，乃知殺物之劍，悉鬚眉毛髮之所化也。